工商日報

INDUSTRIAL, & COMMERCIAL DAILY PRESS

督印人容守正

今日出紙肆大張

新聞紙第伍五二號

發行所香港結志街第陸號

本報電話總局肆弍玖陸

本報信箱陸拾弍號

（本報價目）本港全年十三元　每月壹元弍　零沽每張五仙　中國內地及外埠全年連郵費弍拾元每月壹元七毫　閏月照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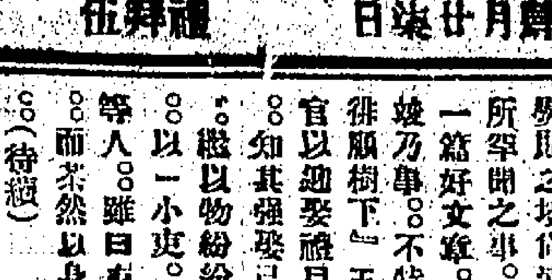
劇評

孔雀公司之孔雀東南飛（三）

超

大抵蘭芝貞一角。性情近幽靜。路。故表演苦情。往往有引人入勝之技。餘如還家而母時之相見泣然。此兄逼嫁時之委屈將順。均猶不出此瑕疵處。至縣衙迎娶日。原詩本有聽前瀉淚一段。門迎仲卿一段。而此並將聽前瀉淚一段删去。門迎仲卿一段。改為蘭芝譜聞什兩其夫。[illegible]不免減殺[illegible]一籌。惘惘出門。子身行田野間。俯首疾趨。步履踉蹌。衣衫亂舞。描寫逼迫愛滋情致。頗上添毫。尚能彌縫具憾。獨是中途遇夫後。殿坐搖頭申訴苦況。以死相要。此時面目手段略為平淡。不能於原詩外。自出機杼。特寫一段淋漓悲鬱情緒。（原詩鋪敍此節。亦甚簡略。）致歸而投水之際。雖披髮呼天。亦不甚動人哀感。蓋演劇祕訣。須識于前方。則後方要害之地。雖輕描淡寫埋伏之法。如能將苦樂之根。重重埋伏。亦能博人啼笑。否則扼要化為開場觀衆。此余所以雖推許蘭芝貞之表演。而仍謂其不及楊耐梅飾露者此也。

與殿拍演飾焦仲卿之魏一飛。人尚漂亮。然出場比殿為少。工力亦比殿為遜。呢地求母饒妻一幕。送婦大歸一幕。稍上過婦一幕。表演頗見性情。但去還郡發貼之境尚遠。庭樹自縊一幕。本男子所[illegible]之事。非手執着好題目。當有[illegible]於一兩剎那間。便[illegible]。目於原詩一個[illegible]未能體會也。至縣[illegible]時。魏見蘭芝之名字。[illegible]然大怒。原屬縣官。至縣官抱此而號[illegible]此。恐漢末時無此。何至婦死不能一救。此尤不合情理者。（待續）（甲）



碎錦

挑販手作之類聚

逸客

方以類聚。大本營然。看李活之畫賈。永安街之[illegible]。大道西[illegible]之故衣。其大者夫人而知之矣。至其小者。則或以不易着眼。或以地僻難經。遊雖杖履。就所知者。述數事焉。他日再有所得。足而齊之。亦可作商販調查錄一例否也。

▲吉士拉夫街之鞋匠　吉士拉夫街即紅毛嬌街。在閣麟嘉咸兩街之中。貫結志街威靈頓街而直達大馬路。是街一帶。多鞋匠。各陳其具於兩旁。節比鱗次。鞋匠均執小木凳。或皮馬扠坐。終日引刀割革。理者。多為皮鞋。其下作比諸挑鞋擦過者。引錐穿線。引椎下釘。雜作不已。所修為優。而工值亦較昂也。

▲威靈頓街及水坑口之布攤　[illegible]來花布士布賤平。故多以布攤[illegible]。其集合以威靈頓街近嘉咸與利街口一帶。及水坑口。兩處為多。吾人過此。目之所觸。但見攤上之布。色彩斑斕。而耳之所聽。布販招徠之聲呼徹也。

▲卑利閣麟兩街中之蘇杭攤　兩街近威靈頓街處。多蘇杭攤。其結構僅為闊四五尺深二三尺而作成之地位。皈鏡箱三兩。雜置零碎諸物。立架一。則堆疊毛巾線襪等。除外並懸帶類裙類等物。雖小小攤位。而其中所售。亦頗粗備也。

▲發興街之布碎攤　發興街。一端達水坑口。一端達人道中。與和興西街斜對。是處兩旁多布碎攤。故又順呼為布碎街。斷綵條素。五色五光。而顧者率多為婦女。入其中。蓋如山陰道上。目不暇給也。

▲鹿角店旁之釘銅攤　在鹿角酒店旁之一街。多為釘銅較或修補銅鐵器皿。手作。其器具甚簡單。僅木箱一二。中藏瑣屑物事及工具而已。其鱗次節比之處。幾若吉士拉夫街之鞋匠焉。（乙）

香江新語

歌曲與社會

泰戈夾

自民國改元。梨園子弟。不僅惡隸之列。一躍而為人刮目相待。研究樂歌者。遂蜂起雲湧。商賈事餘。有手執歌譜。大唱而特唱者矣。男女教員。男女學生。亦有管絃謳啞。低聲長唱者矣。此外『手作佬』『打工仔』之流。『行路唱梆子。出器寫大字。』是其本色。長歌短唱。尤屬常態。一時風氣所趨。歌聲樂韻。遂蔚為社會間矣。然合一齊時下所盛行之曲本。大都淫靡作。而尤其肉麻者。為佳偶兵戎。要証夫兒之孽種乞食。夜弔白芙蓉。司馬相如憶妻等曲。此散碎曲。若果係夫俗子唱之。猶非肉麻。惟出自莘莘學子與夫嬌貴女士之口。則誠足令人聽之毛骨悚然。吾嘗道經某住戶。聆有女子曼歌。音自該戶而出。累一佇聽。則係其所歌者為司馬相如憶妻。夫手琴聲細碎之中。聆音節麗曼之調。若其詞曲而非俗不可耐者。殊足怡人。乃該曲措詞。至為不雅。吾嘗特聽其按歌而唱。『……孤枕冷清清。好夢不能成。唉吔。蒼天天在上。呀你下聽我訴。……倘若遇着有情女。晚哥我琴音真中意。知我悲懷。和我一曲離愁調。解愁懷……』野呀淫腔。而『唉吔』『兩字』。彼唱此之時。尤弄喉作聲以出之。若測有寄心。與曲中人共表同情也者。吾雖非道學者流。但聽此曲。不卑不介我舊殼古人『吾不欲觀之矣』一句老調。而為『吾不欲聽之矣』耳。不俟曲終。即以語人。嗟吾為頭巾氣太重者。事後思以語人。予之所以下欲畢聽此曲者。蓋有感也。所感為何。即歌曲與社會一問題是已。予以為社會今日所最流行之歌曲。其曲文之不雅。尚甚于『司馬相如憶妻』。夫女子偶有人以粗言穢語相加者。[illegible]有感女子[illegible]情。今覺君宜下客氣而自道之。其將何以自解耶。又吾粵俗式女子。多不讀書而能稍識之無者。曾在曲本中求之。是曲本者。不啻俗式女子識字之階梯。彼等既有[illegible]識字之途。曲本有以致習者。[illegible]改良歌曲。因勢而利導之。使其由此得一普通知識。不致因習染不良之曲文。[illegible]為可惡也。（未完）

書「粵曲中之南音」後

照投

閱廿五日新語所載「粵曲中之南音」一段。文則佳矣。然微引點邪。則未見其當。蓋現今擅唱南音者名之盲德。乃香山之小偶人。并非東莞瞽姬。二十年前凡屬偶人。靡不給聽其曲。某君或以南音乃東莞之出色。故以理想推其為東莞耳。而盲德所入之片。為『祭瀟湘』又非『客途秋恨』。於港中茶樓唱曲之女伶。能歌南音者。亦何祇瑤仙月兒。他不具論。如梅影之『銷心鋏骨』。湘文之『醜婦娘娘』。所插之南音。亦大受聽客所歡迎。且其所插。幾占至曲之半。尤非其他插入三數句者可比。某君所稱。祇此二人者。毋亦片面之詞歟。（知關）

事至民識字運動。[illegible]計書以注音字母之法。使平民得識字。[illegible]其良佳。然吾猶以為不若改良歌曲。較為得計。吾嘗平居私議。以為與其有力者苟能實行深識與藝之十。將社會上一切不良之曲本焚燬删訂。再復編撰一思想新穎而興味純粹合民衆化之曲本。印行市面。其所收之效。與設立一百所平民學校相埒。或且過之。誠以歌曲感人至深。與社會至有密切關係也。此議倡之數年前。今因聽歌而感。乘便一為此言。未悉社會達人。此議為何如耳。（乙）

香港之新食譜

平情

昨晚有友約余作消夜局。且言和平樂式頗佳。乃連袂而往。則閱其食單。名頗新穎。有曰石裏撒龍者。有曰紗窗遡近者。又有曰脫衣換錦。錦羅帷者。更有曰倒捲珠簾。鳳苑藏龍。仙女騎龍。鵲渡金橋。竹裏藏珍等名目者。詞句均為豔麗。然究不悉其何所指也。詢諸女侍。亦云不解。但諧曰。君等欲知詳細。則試嘗一樣。便可瞭然矣。余一笑置之。而知為此名者。必取諧聲取義。特以炫奇。使人嘗試。固為招徠之術也。回憶少年時游廣州。一日過小飯店。聞呼人紅翠石。知靠實菜。翡翠玉石究之。即知大紅頂石如意菜者。其奇之後。研變合利錢者。則炒蜆也。翡翠玉石藍芽菜炒豬血也。又嘗過鄉父老壽宴。每食一味。必尋著言之。而鵝以為名。如食鴨必曰發甲。鯪魚必曰富貴。羹菜必曰發財。因知今此嘉名。亦無非在諧聲象形之內。惜未備嘗。無從一證明耳。此非新食譜乎。歸而記之。看何日朶頤有福也。（乙）

觀元朗教會醫舍感言

梧桐山樵

昨有元朗之行。以事休於一贈醫之舍。舍蓋基督教會建之以贈醫者。予心題之。然不免有感。則以元朗方數十里。上而落馬洲。下而屯門。烟戶近萬家。竟不能合力醵資。為親愛同胞謀幸福。反讓一外來教會。宏其恤傷之願。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顧我同胞。返謀普濟。統計新界一隅。七客居民。數逾八萬。而貧乏之家。居其多數。患病者多無巨資延醫。而行醫者遂難得國手。因是藉藥油藥水將丸散等。以為普通之病藥物。此外則只此道者。有師娘一流。此類師娘。目不視書。有延之者。不論症之寒熱虛實。脈之浮沉遲數。概以艾灸為事。嘗聞人言。歲中死於師娘者。動以百計。其言雖不無過當。要亦因無局贈醫。故群就女巫討收命。新界人民非少。果能通力合作。何患不能為群衆謀利益。敢其市廛。除元朗外。如大埔、湖屯門淺灣。均有設醫局之必要。宜先演講設局贈醫利益。使人皆知此與生命有密切關係。若夫籌款之法。余以為當注重於田畝捐。蓋有田便有入息。與捐丁口迥殊。必如此然後貧者不致利未見而害先蒙。此外則宜擇係胞信仰者數人。向當地同鄉勸捐。外來錢鈔較易。募集自易呈功。每年勸捐一次。經費自不虞缺乏。而事屬創始。規模又不可過鉅。但就祠宇縣一贈醫字樣之木牌。不可侈。故贈藥。第訪求一精明醫理者駐局。日夕開診。寧用重金聘請。不可惜費。致使凡庸濫竽。果能如是。庶有冀乎。新界不乏明達而慈善者。或亦樂聞此芻蕘之言否也。（丙）

社論

國民黨之前途

眞言

中國國民黨者。。豈非目前在中國當時得令赫赫巍巍之唯一政黨歟。。論其地。。則佔兩粵湘鄂贛蘇浙閩皖。而奉其命者。。尚有川滇黔晉陝甘。已佔中國幅幀之大半。。論其人。。則號稱百萬。。雖僅佔中國人口四百分之一。。然此外能有組織及能團結之團體。。殊不多見。。是則國民黨之在今日。。其勢力之宏。。聲氣之大。。宜若可以担當國事而有餘矣。。然就吾人透底觀之。。則所謂國民黨者。。亦僅一空殼之名詞耳。。何也。。以其黨之勢力。。全建築於槍尖之上。。而非建立於民衆擁護之上也。。夫中國今日所急要者。。在如何可以制軍閥之專橫。。如何可以促民治之實現。。國民黨之黨綱政策。。固亦以打倒軍閥實現民治爲號召者。。然考其實際。。則打倒軍閥而自造黨閥。。反抗專制而自爲專制。。彼既奄有全國之半。。現處於後方之兩粵閩浙湘鄂諸省。。宜可以入於憲政時期。。予人民以參政之機會矣。。而其實則至今後方諸省。。仍以黨部或軍事長官自由宰制之。。所謂直接民權。。所謂自由保障。。盡成廢話。。不過易軍人之專制爲黨徒專制。。或易舊軍閥之專制而爲新軍閥之專制而已。

然或者曰。。軍閥爲有槍階級。。非以兵不能打倒之。。此不能詆爲新軍閥也。。吾曰。。誠然軍之成閥與否。。在其對於統治權之觀念如何耳。。民治之實現。。必以軍人覺悟自棄其特殊地位爲階梯。。彼黨軍中之主腦人物。。如能覺悟尤自棄其特殊地位。。以聽命於國民者。。則吾人又烏得以新軍閥目之。。如蔣中正者。。爲國民黨唯一之軍事領袖矣。。果能自棄其特殊地位而聽命於國民否。。夫國民黨以一黨專政爲政策。。絕不容多數國民之參預政權。。將之不聽命於國民固也。。然黨之命則應聽之矣。。今彼黨之中央執行委員會。。蔣亦不聽其命焉。。毅然排除黨章之束縛。。而另組一擁護自己特殊地位之黨部。。**雖名之曰國民黨。。而其實則蔣黨耳。。**武漢方面。。擁國民黨之軀殼。。而以共產黨爲靈魂。。以唐生智黨爲骨幹。。將來時勢所逼。。去共黨而存唐系未可知。。是則**湘鄂之政權。。亦名爲在國民黨而實則在唐黨也。。**他如**西北之政權。。在馮玉祥黨。。晉省之政權。。在閻錫山黨。。兩粵之政權。。在李濟深黨。。川黔滇之政權。。則割裂於各軍之黨。。凡此皆陽戴國民黨之名。。而陰行另組私黨之實者也。。**一旦利害環境變遷。。則彼各系者。。寧可犧牲黨紀而必欲自保政權。。故今日國民黨所佔各省。。祇可謂之實力派利用國民黨。。而非國民黨指揮實力派。。**中央黨部之命令。。不能違背實力派之意見而施行。。然則即令以國民黨之名義統一中國。。仍未能收行政統一之效。更遑論眞正民治之實現乎。。**

攷其致此之由。。則因國民黨迷信以黨專政之說。。彼黨而外。。不准有黨。。於是雖宗旨不同見解各異者。。亦不能不投入國民黨而圖活動。。於是黨內之黨生焉。。**黨內之小黨滋生。。而實力派意見又不一致。。於是各利用一派爲擁護自己特殊地位之工具。。而國民黨之本體。。乃與孫文同成爲一公用之偶像焉。。**今漢甯分立已肇其端。。將來之變化。。仍未有艾。。救濟之法。。唯在破壞專政之迷夢。。而謀見信於民衆。。俾養成民衆之力量而制實力派之專橫而已。。

本報特約專電

軍事緊急中之外交問題

（二十六日下午一點駐滬專員電）

△外團注意華北防務　△決由日本負警備責　△日已調兵開赴濟南　△南方政府提出抗議

●外交團對華北防務。決由日本負警備責任。日已調駐滿洲二團赴濟南。佔膠濟路。必要時再增一混成旅。日司令高田漾（二十三）日。視察京津防務。國民政府外交部對日此舉。決提出抗議。

●駐京各國武官宥（二十六）午在美兵營會議華北防務。

黨軍又佔領固鎮

△馬濟部投降井爲黨軍嚮導　△鎮江下蜀亦有奉魯殘軍

●南京戰報。第一路十四師徑（二十五）午佔領固鎮。葉（開鑫）軍襲旅克復五河。獲大炮二十餘門。馬濟部分投李宗仁葉開鑫兩軍。已分向宿州徐州進。

●浦口蚌埠兵車徑（二十五）日通。客車宥（二十六）日可通。

●第一路徑（二十五）日佔邵伯湖仙女鎮。

●江北宣撫使呂公望進南通。孫傳芳現在如臯。

●鎮江下蜀茅山一帶有魯軍孫軍餘部二千餘人。敬（二十四）日襲擊黨軍後。賴世璜軍兩師往圍攻。

蔣對武漢將下討伐令

△一星期內肅淸津浦南段　△半月內肅淸膠濟路奉魯軍

●蔣中正敬（二十四）晨在丁園召集各員訓話。謂國民政府對共產黨即下討伐令。國民黨忠實分子被脅迫者。仍優容不株連。

最後電訊

（二十六日下午六點三十分滬發）

●奉軍對豫南。決於日間下總攻擊令。

●順承王府討論對時局問題。應積極進行。抑保持現勢。或直出關。現仍未決。

●萬福麟部敬（二十四）日在洛西與方振武部接觸。

●馮玉祥基本第一軍未出陝境。

●東方社電。魯軍敬（二十四）日奪回蚌埠。黨軍已退出蚌南。但當無報告。尙待証實。

●漢政府因農會沒收人民財產。查財產多屬軍人。故軍人受大損失。特令湘鄂農會發還軍人家產。以挽軍心。又令魯滌平率第四第五第六（三）師宥（二十六）感（二十七）兩日開拔出發。以防上游。

●漢口公安局徑（二十五）日撕毀武長夏舊有各標語。指標語爲有妨礙觀瞻。

●何應欽宥（二十六）日晨到滬。

●聞總司令部計劃。一星期內肅淸津浦南段及臨淮揚州殘敵。半月內肅淸膠濟路奉魯軍勢力。

豫戰奉軍不利

△張兆鉀爲奉軍驅遣　△奉軍彈藥庫炸燬

●漢口電。唐生智養（二十二）日報稱。杞縣周口奉軍退沙河北岸。奉軍彈藥存儲所自炸燬。毀飛機二十架。第四軍第十一軍佔商水。奉軍退郾城。現分兩路截擊。一趨臨穎。一趨許昌。

●京電。上寨戰況無變化。

●張治公部抵鐵門。張兆鉀電張作霖。願率部抄馮玉祥後路。張作霖覆電嘉勉。

順承王府之軍會

△貫徹討赤到底　△請鄭謙到京勸助

張作霖敬（二十四）晚在順承王府會議。張作相吳俊陞楊宇霆列席。商對豫決討伐到底。張云。無論任何犧牲。必貫徹主張。決不離京。徑（二十五）日令楊毓珣赴天津迎鄭謙來京。詢斡挽大局意見。着鄭儘量建白。

奉張委出大批軍長

●張作霖委張聯陞爲第二十四軍長。柴雲陞第二十五軍長。王振爲第二十六軍長。胡毓坤爲第十六軍長。

楊樹莊組省政府（閩）

●楊樹莊林知淵乘通濟艦漾（廿三）日到閩。組織省政府。現閩新編軍擁譚曙卿與海軍爭鬨甚烈。

譯電

●南北戰事最近消息　廿五日海軍無線電云、（漢口）據報附蔣軍隊已佔長沙、且據有湘省之大部份、唐生智亦已抵長沙、夏斗寅軍昨小退、但對方軍力殊不足慮、因赤軍祗限於在漢口內調動、前綫別處無甚消息、豫綫上尚有炮聲、（鎮江）南軍現在北岸集多數軍隊、預備進向鄭州、（上海）魯軍對於南軍在皖蘇發展、頗形震動、（蕪湖）佔駐亞細亞犀宇之華軍尚未全數退出、此間大局平靖、

●日政府顧念僑民　同日東京電云、外務省已訓飭日使芳澤着令張家口與開封之日僑一體暫行避入北京、又着在濟南婦孺退往青島、

●英對俄定貨期單之辦法　同日勒庇電云、有議員昨在衆院質問張伯倫、謂政府若採用特殊行動、則英國奇刺特河上各大機廠已接有俄國定單、限期交貨者、不知將受若何影響、張氏答謂、正當之交易。無受干涉之理由、

●長沙失陷之報告　同日漢口海軍無綫電云、長沙已入黨軍手、該軍前奉蔣命由衡州向該城進發、昨已佔有該處、

●加拿大亦與蘇俄絕交　廿六日柯大華電云、加拿大之總理蘇俄從事宣傳、志圖擾亂治安、有背一九二一年所立之商約、故加拿大之內閣、已決議與蘇俄絕交云、

粵聞一

漢方尚爭派廣州政治分會委員（專襲）

日前甯方政府、改組廣州政治分會、復加派李文範林、[illegible]爲委員、經誌前報、該委員會於廿日、召集駐粵各委員開豫備會議、對會內問題、先開一談話會討論、李濟深林雲陔李文範等、以會內尚有共黨分子、留於漢方工作、如宋子文何香凝等、非將之開除、則對於此次清黨運動、毫無意義、故主張將宋何等附共行爲、呈請中央開除其政治分會委員職、以免混雜本會工作、因現時會內委會、多屬擁蔣派、其議必可實行、惟甯方改組廣州政治分會時、漢方亦下改組之令、將右派委員李濟深古應芬等革除、另行改組、加派陳嘉祐、蔣伯棻、鄧中夏、彭湃、孫科、汪精衛、楊匏安等七人、爲廣州政治分會委員、現時粵省勢力、既非共派所有、漢方發此命令、無乃等於滑稽、不過徒爲表面之爭持而已、（登）

沿門追勒罷工借欵

財政部籌發罷工友津貼費、前經總商會担任籌借一百五十萬元、茲財政部長古應芬以該項借欵、逾期已久、尚未全數清繳、特於昨廿四日、致函總商會、催令五日內、全數繳足、倘再延期、則須加n借繳、其原函云、逕啟者、前因發給罷工工友津貼、需欵孔殷、向貴商會暫借毫一百五十萬元應用一案、現經已久、未據清繳、亟應嚴催、如逾期、即照原額加n借、相應函達貴商會查照迅速辦理、毋稍藉延、仍希見覆爲盼云云、至於總商會方面、亦以各行商繳欵者、僅達三十餘萬元、於額催科差尚鉅、於日昨召集各會董會議、決定催繳辦法、特組織催繳借欵團、分隊向各區沿戶催繳、以期早日全數繳齊、茲將其章程錄下、第一條、依照五月n日會董會議議決、組織催繳、第二條、每部會董員推薦任一人爲隊員、每名每日津貼交通費一元六毫、茶資四毫、第三條、派定正副主任各一人、主理每日各隊出發及接收報告事宜、第四條、出發時期、由五月□日起、至六月□日止、每日由上午九時集會出發、至下午六時散隊、每日各隊繳告、第n條、將昨日催繳經過情形、填表報告、第n條、共編廿五隊、每隊隊員二名、會同警察一名、先擇繁盛區催繳完畢、次及他區、各隊員如何支配、由主任指定之、第六條、每隊隊員給發收條一枚、除員除催繳借欵外、不得假作別事、事竣仍須送會繳銷、第七條、每隊出發時、須攜同印件表冊、依序按戶催繳、不得遺漏、如有收訖、應在表冊內、註明已繳字樣於冊內、第八條、催繳隊員、到各戶催繳時、須以善言道達來意、先訪問其經理或其他負責人、然後照談話大綱、與其接洽、不得出言唐突、討人厭棄、

記聯會又攻陳孚木（專襲）

昨農協會改組委員葉介蒔告陳孚木一文發表後、陳無憤可洩、乃遷怒于民國日報編輯歐陽伯川、緣歐陽與葉蒔、及市黨部總工會各聯委員接近、常與葉組織游泳會、陳遂疑葉之控案、歐陽與聞其事、遂將歐陽編輯職務、與歐陽有關之校對員三人、一並開除、各校對員以無故被陳壓廹去職、特向記聯會申訴、請求依記者保障條例、向陳質問、記聯會以歐陽等係會員一分子、應予接受、聞各執監委員、曾在某報開一談話會、咸謂記聯會會員、亦勞工界之一分子、陳孚木身爲廳長、濫藉勢力、任意壓迫勞工、摧殘本會會員、須先向其嚴重質問、看彼有無完滿答覆、再行籌議對付方法、內中有激烈分子、則提議非將陳打倒不可、某委員又謂歐陽與陳孚木同屬貧賤之交、未得志時、彼此同在共和報校對、捱過義氣、今陳一旦做官、竟把故交筆墨生涯之飯碗打倒、因更不直陳之所爲、一時聚訟紛紜、對陳氏策畧于緩攻抑于急攻、反未能取決、陳知記聯會將開會攻彼、聞已托某報記者爲之轉圜云、（實）

鉥心劌目之潦訊

▲公安局今始令飭呈報水勢　九江函云、連旬大雨滂沱、西潦暴漲、查廿三日水段又增二尺、廿三日復增一尺零九分、刻下潦水已浸入市內、如儒林下街曾家庄一帶街道、完全淹浸、商店均須加搭木板、途人來往、均須跳走、第四炮樓後便及木滘、於廿一日加工提造水閘、至於上西方桑田魚塘、完全被水浸過面、蓄魚各紛紛滯塘售賣、魚價大平、每毫一斤、又種桑之家、亦紛紛採桑售賣、廿一日、每担沽價一元一角、廿三日每担又低價至一元、因本處不能銷售許多、復用艇輸運容奇售賣、刻下一般人民、以最近兩三日以來、大雨日夜不息、上游潦水、汩汩其來、紛紛預備防潦各物、▲廣州公安局令十二區署及各分署云、爲令遵事、近查旬日以來、陰霾四佈、雨水綿綿、以致各江水勢、日有增長、潦水爲患、實屬堪虞、亟應未雨綢繆、以免危害、除分令外、爲此令仰區該署分署即便遵照、迅即查明各江水勢、及省河水高尺度、詳細具報、并應依照前定佈告式、按日填報、以備查核而資籌防、勿延、

餘波盪漾之驅共潮

▲拿獲廣三路嫌疑八　昨二十四日午、會同公安局員警鐵路總工會、派出稽查劉去二人、多人、分隊到廣三路拿獲共產黨嫌疑人七名、查有該路工程課課長黃登、車務課管票高伯良、西南站長彭球、石圍塘站長蘇源、三水站長任新之、材料所主任劉少淡、佛山站貨票員何亭諸人、帶返公安局究詢、現暫留押于偵緝課內云、

▲解散兩個機關　南洋總工會、隸屬于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南洋一帶、宣傳共產、到處設立分會、該會在本市惠愛東路設立駐粵辦事處、以爲策應、日前南洋總支部、接南洋美容支部報告、謂彭澤民走狗粵公勵傳、廖受彭主使、任黑愛東路廖住家設立者、利用露靂同志社名義、欺騙露靂回國華僑同志、所謂露靂代表、僞勉予（共產黨）承彭澤民之意旨、于華僑運動討論會時、出而搗亂、陰謀煽惑華僑協會、此次中央政治會議議決撤彭澤民職、以國佛成繼任、廖溫等又四出運動華僑團體、以露靂同志社名義、發起擁護彭澤民、攻擊廣氏、最近海外部特派駐粵辦事處改組後、溫等又四出煽惑、挑撥離間華僑團體、圖謀反動、海外部駐粵辦事處據報、即函請總政治部及公安局、將南洋總工會駐粵辦事處及露靂同志社兩反動機關、併解散拿辦、公安局經于前日執行前往解散、并捕獲多人、其後經詢海外部駐粵辦事處如何辦理、該處查所有反動主要分子均已聞風潛逃、所捕獲人等、均非關係人、已函復請其釋放了、

珠江短簡

▲總司令部通令各機關、切實執行清黨案、文內特提出鄧演達郭沫若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澤湘廖乾五等七人、

▲練炳章師回抵韶關、昨奉令隨同錢大鈞入贛、練部廿三日下午已由韶關贛邊開拔、

▲錢大鈞出發入贛後、二十日有第七軍十一團機槍一連、獨立一營、廿一日有第七軍第六旅十一團一營、均開往樂昌、向湘邊出發、

▲蔣中正以胡鳳璋部擊潰陳嘉佑軍、昨電飭傳諭嘉獎、

▲廿九日錢大鈞行營、將俘虜一百二十餘名、派員押解來省、中有高級軍官八人、一爲陳嘉佑之弟前南韶連保安司令陳禁樑、

▲軍事廳長徐景唐、調省防軍第一團開往江村鳥塘石井等處駐紮、

▲總部通令各軍、不准干涉各省政府委任官吏、

▲中順東海沙捐征收局、組護沙隊一、委吳英爲隊長、并租海晏輪一艘爲巡艦、委段焯棠爲艦長、

▲內河商船工會及普渡渡船公司請減征船舶租捐、奉批不准、

▲航政局取締輪渡濫徵、

▲商人黎民安、請設立南順三清會商團自衛所、已令省政府核議、

開除二中學生學籍

省立第一中學校校長張辰、以學生會向清黨委員會投報、該校學生李材生、鍾漢廷等十五人係共產黨、請予開除學籍、以維校務、經該校長將附逆學生名單、連全部證據呈官廳及省黨部、請示核辦、旋接省黨部函復、以該附逆學生李材生等、除鍾漢廷尚未有充分證據、容候審查核議外、其餘悉准予開除學籍、茲將開除之學生十四名開列于後、李材生、劉曉東、秦明、黃淑貞、陳西蓀、吳勉真、蕭湘南、陳貞文、梁小若、翁伯濤、陳鴻鈞、梁炳林、黃世蓉、李興國、

驅共聲中之情人劫語（專襲）

廿六廣州逮捕共黨、原屬按圖索驥、絕無冤枉可言、但經過長期時間、准中各界舉報、如有曾經加入詩不詩歪之份子、而仍隱秘、不向政府自首者、俱以反革命論罪、因此法立弊生、竟有以情敵而誣指他人爲詩不詩歪者、中人爲性育發達之男女學合、其中因爭戀問題、發生酸素作用者、不知凡幾、查中大醫科有女生楊某者、貌美性慧、異性同學多垂涎之、朱某尤爲好獻殷懃、惟女以朱貌醜而性鄙陋、殊不洽意、時於聲音笑貌間、表示不能合作、朱以多情、不受美人憐、殊生怨憤、後楊與別一同學親密、此人與女士爲同姓、但其意則以爲男女同姓、當不予人見疑、然而朱見之、則眼火大爆矣、朱欲打擊兩楊、久已存之在心、此次糟清黨運動、朱又適任中大特別黨部十五區分部執行委員、思量打倒情敵、遂突生奇計、立以執委名義、舉報男生楊某爲詩不份子、呈諸警察委員會、於是楊遂被捕、押於公安局矣、楊女士恐受干連、故連日潛伏在家、不敢上課、頃伊親友、擬代爲之登報聲明、記者探悉其情由、特揭而出之、以饗閱者、是亦黨潮中之一幕話也、（又）

禁不絕之撕毀標語共黨

公安局昨令各警察區署分署云、爲令遵事、現准廣州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函開、查近日有一般漏網共產黨徒、潛跡市上、竟敢將本黨所張貼之標語及書報撕毀、尤以西關一帶、更爲猖獗、似此反革命搗亂行爲、愈弄愈兇、若不嚴拿究辦、不特無以達清黨運動之目的、且于國民革命前途、妨碍匪輕、茲經肅清共產餘孽、確固國民革命後方起見、相應函請貴局長、迅飭所屬各區署、派警分赴各地、嚴密查拿、等由准此、除分行外、合行令飭仰該區長分署長、即便遵照、迅飭長警、嚴密查拏、

北江警備司令之人選

南韶連警備司令一職、前擬委錢大鈞兼充、現以錢率師入湘、無暇兼顧、乃由總部另委幹員接充該職、聞十六師長繆培南、第一游擊司令胡鳳璋等、皆有僥倖委希望、至警備司令未派定以前、關于南韶連各屬綏緝善後等事宜、暫責成北江宣撫委員會辦理一切云、

政治會議例組

昨廿四日下午五時、廣州政治分會改組會議、列席委員李濟深、甘乃光、朱家驊、黃紹雄、陳孚木、李福林、林雲陔、在長堤開會之前、先在天台攝影、攝影後即行開籌備會、先舉主席、當推定李濟深爲主席委員、繼正式開會、當討論關于改組及擴充職權問題、議決增設經濟委員會、宣傳委員會、民衆運動委員會、反革命裁判委員會、及關係委員會、各委員會組織法、由主席指定黃紹雄、甘乃光、林雲陔、爲經濟委員會起草委員、朱家驊、陳孚木、李文範、爲宣傳會起草委員、朱家驊、陳孚木、黃紹雄、爲民衆運動委員會起草委員、李濟深、李福林、林雲陔、爲反革命裁判委員會起草委員、團務委員會起草委員、則下次會議再推舉云、

令學校員生[illegible]

廣東教育廳准總司令部政治部公函開、逕啟者、查各學校員生、與民衆最爲接近、茲爲普遍宣傳起見、擬由貴廳通令所屬各縣市學校、於課餘時間、組織教職員宣傳隊、其高級小學以上學校、更組織學生宣傳隊、就所在地及附近農村宣傳黨義、尤須注意清黨運動、以期喚起民衆云云、該廳昨已轉知各校照辦矣、

北江柴商恢復輸運

北江柴商、前以共黨搔擾、一律暫停輸運、沿粵漢鐵路英德連江口河頭各站、皆囤積柴薪、至數百萬担、無法輸運來省、而廣州受此影響、遂驟感柴荒、乾柴每担售洋一元有奇、故咸有薪桂之嘆、近自共黨肅清後、乃由柴商公會通告各商、恢復輸運、并與路局商妥、將運柴車卡、實行減收運費、一律照二等七折征收、因此北江柴商、連日已將英連各站存貨、紛紛雇卡裝運來省、每日平均運省者、在一萬担以下、柴價綠是暴跌、現每担僅售一元九六而已、

團紳果仇殺農團耶

南海九區大鎮鍾湧伯和曹邊等鄉、自去年成立農會後、當地團紳、時與農會發生糾紛、積怨漸深、此次清黨運動、鄉紳乘勢料率民團、將九區各鄉農會、焚殺擄掠、有不盡不休之勢、所知者爲大鎮鴉馬結求、被伯和大鎮兩鄉民團所殺、鍾邊農民何活、被鍾邊大鎮民團所殺、鎮村鴉農民謝泰珍、謝倫、謝裕奇、被鍾湧伯和大鎮民團所殺、謝泰珍七十六歲、步履難行、本屬誠實農民、鄉中咸爲敬仰、亦被團紳加以共產惡名、竟行槍斃、又有謝玉牛、被團紳勒贖數千元、乃免于禍、聞在各鄉團紳、尚集合大隊團丁、向各農村屠殺及無辜者、昨各鄉商人、在二十八鄉公局開會討論、先行制止團紳屠殺農民、并呈請政府迅速派兵、保護各農民還鄉、免流爲匪類云、（編者按共黨運動土匪流氓組織其所謂農團軍、擾亂鄉閭、萬方切齒、本屬當殺之列、惟其中或被脅迫、或被誘弄、不無一二鄉民誤入迷途者、若不分首從、加以屠戮、未免矯枉過正、至於安份守己之愚夫愚婦、同受玉石俱焚之慘、則團紳難辭其咎矣、）

不准取銷權衡檢定

廣州天平秤店行同志會代理李陵等、具呈廣東度量衡局、稱請取消檢定、并准減收保証金等情、該局批云、查權度法制、細則第卅七條內載、各種權度器具製造後、應受權度檢定所或辦理權度事務之官署之檢定、等語、是則凡權度器具製成之後、無論是否即時販賣、均應受檢定、檢定之制度、原所以防範偽造私用、未便寬假、且該行營業、多屬製造販賣修理三者兼而有之、更不能藉詞規避、至請領營業特許執照、繳納保証金一事、前據該行分局、轉呈請予核減前來、當由本局斟酌現情、爲體恤商艱起見、畧予變通辦法、凡權度營業請領特許証者、限一個月內、准照五折繳納、逾期仍照原章辦理、案經呈奉實業廳轉呈廣東省政府核准照辦、并通行各分局一體知照在案、現查該行各店、多已遵照前行、事同一律、豈能獨異、仰即遵照前批辦理、毋得抗違干究、仍候實業廳核示可也、

專載

蔣中正告中國國民黨同志書（續）

以黨治國。為本黨堅決主張。共產黨認定樞紐所在。處處把持黨務。藉彼等策略上之訓練。與有革命經驗者之指揮。以少勝多。無處不握黨中之重心地位。於新黨員之有成為眞正三民主義信徒之可能者則加排斥。於有變成共產黨員之可能者。則盡量吸收。威脅利誘。至於欲加入國民黨者。非先表示能與共產黨同聲相應不可。而國民黨遂成為共產黨之預備學校。甚至多年之純粹黨員。欲求一度登記而不可得。於不在彼等把握中之黨部若不號召流氓藉農工之名以事搗亂壓迫。亦必藉中央或高級黨部之力。命令解散。江南省黨部搗毀者數次。服務之黨員被殺者十數人。不過其彰彰大者。然在武漢中央視之。幾若當然。如該處中央勒令解散江西省黨部及廣東市黨部之舉。無非欲壓迫我忠實國民黨員毀壞北組織。以造成清一色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强奸黨意。至於九江安慶上海等處問題。誠屬不幸。然不過民衆與民衆。黨部與黨部之衝突。乃深文周納。必欲嫁中正以摧殘黨務。壓迫民衆之罪名。凡希冀攫取或保持祿位。隨聲附和者。則為國民黨之革命份子。凡不願祿位以治黨務者。則為『黨賊』為『昏慵老朽』。擅造種種別派名稱。以求其分化。共產黨上藉自稱國民中央之掩護。下有精密陰險之黨團。如有國際團體在經濟上之援助。與有經驗者備顧問。遂無處不佔優勢。致我國民黨員有隸黨籍之名。無握黨權之實。不但內外交迫。無立足地。且處此狀況之下。誰復願問黨務。各處同志莫不義憤填膺。涕泣而道。黨務如此。不亡何待。以總理艱難締造。藉以貫徹三民主義。挽救中國之唯一政黨。乃任後之主持者。大度包荒。明實暗送。為換取個人虛榮利實之資。亡黨縱非其所惜。中正實無顏以對總理不朽之遺顏。長此遷延。何以為黨。

當此最大改革之會。我黨同志。當力謀減少中國全體人民在此改革程序中所受之痛苦。用有條理步趨之方法。以增進民衆之生存幸福。民衆之最大多數為農工。我黨自當極力協助農友工友之運動與組織。乃凡涉農工之事。幾為共產黨所包辦。苟共產黨能為眞正農工謀利益。夫復何說。無如共產黨對於任何土豪劣紳。地痞流氓。苟能為其利用以攫取農工擾奪政權者。無不四處位置。充分利用。當年阿附軍閥慘殺一人者。今日何曾不攘湘鄂政府之要津。利用國民黨打倒土豪劣紳之名。其實不過以此派之土豪劣紳。打倒彼派之土豪劣紳。或竟為土豪劣紳之所顧忌者。於農民運動。則除促其抗租。於工人運動。則除促其增加數倍或數十倍之工資外。別無宣傳。餘則利用以殺人越貨。作政爭工具。農工目前之痛苦。實不可言。苟有人心孰[illegible]其立刻改善。無如中國經濟現狀。國際商場的環境。亦當顧慮。斷不能以同歸於盡之手段使農工目前最低限度之生活。亦不能維持。總理明示我輩以革命手段。用以解決政治問題則可。用以解決經濟問題。則有所不能。（民生主義第二講）蘇俄於犧牲千數百萬之生命而後。不得已而行新經濟政策。中國人口數倍俄國。苟任其為共產黨之試驗品。則犧牲數目。必數倍之。此數千萬人。果何為而死者。總理解放農民。自有步趨。詳於其親自鑒定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利盤剝。為本黨所禁。今規定之農民銀行等計劃。尚未實行。而武漢第三次中央執委大會中。竟有『取消全國農民債務』之議案。以為餌以近利。必能得全國農民同情。不思春耕在卽。農民將何法再行借貸。名為愛之。實以害之。此案須幸暫擱。然彼輩擧動。顯違總理主張。與彼相共。何以謀國。他國工人向工會納資。係用以改良工人生活。或為罷工時之備準金。在中國則工人所加工資。强半甚至全部入於工會。工會首領以辦工會而致鉅富者。在昔日廣東湖北。習見不鮮。用工人血汗或罷工爭來之所得。以為招練糾察隊之餉項。動輒用糾察隊挾以示威。形同押解。同時生活增高。工人所得工資之購買力。亦因此減小。廠作倒閉。店主棄產潛逃之事。各處多有。雖其中不乏有意操縱之徒。自當立法嚴禁。然因資本缺乏。無力支持者。亦居多數。工人失業數日增一日。工人痛苦。亦日甚一日。良好工人至於敢怒亦不敢言。不特社會經濟。而且國民經濟。行將完全破產。中止借我數十萬革命軍人。轉戰數千里。其目的在為我最大多數農工謀解放。減少我農友工友之痛苦。不意師行所至之地。處處為共產黨把持。使眞正農友工友益陷於水深火熱。環顧四周。可為痛哭。至於共產黨利用農工以作政爭之策略。尤為惡毒。凡地痞流氓。一着糾察隊制服。卽有生殺予奪之權。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民衆。稍經依法制止。即為摧殘農工。罪在不赦。如上海之糾察隊多係招集孫傳芳畢庶澄之散兵。與以利器。四月十三日圍攻閘北第二十六軍司令部之時。當場捕獲九十餘人。其中四十餘人。皆身帶直魯軍遣派之證號。苟能破壞我國民革命工作。雖勾通萬惡軍閥。亦所不惜。至於各處利用農工之名。以摧殘我眞正黨員之事。更不勝言。江西省政府委員教育廳長程天放被毆垂斃。尚在獄中。在羣衆則聽人指揮。任意暴動。實不知死者何故當殺。自身因衝突而死。亦不知致死何因。至於共產分子把持之縣黨部。竟自執行槍斃之權。更不知由何取得。使國民政府任命之官吏。亦逡巡惶怖。無如何。政治如此。有何辦法。以言教育。則湘鄂除中央軍事政治分校。及農民運動講習所等應付時局之機關而外。大學僅具虛名。中小學幾全部停頓。非能造成淸一色共產黨員之學校。則甯可使其無有。不可任其存在。致『讀書卽不革命。不革命卽反革命』之口號。竟由湖北黨部發出。『黨化教育』寧豈在此。以言外交。則國民政府外交政策。先須集中對付一國着手。

（未完）

絕對自由之兩性結果

在舊道德之威嚴尙未破蕩以前。。厠服於孔老二學說下之中國女子。。於自身婚姻問題。。絕對不容有微隙之餘地。。爲父母者。。又處處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牢不可破之成例。。以爲圭臬。。而舊女子心目中。。亦具存一『女子須守三從四德』之古訓。。以爲絕不思起而抵抗。。雖有一二思想新穎者。。究以時代關係。。爲禮教所懾伏耳。。

綿延之天運循環。。物極必反。。潮自歐風東漸。。新學說。。新道德。。遂漸漸灌輸於女子之腦筋中。。而我國女子。。亦由是乃知有解放平等諸學說。。同時舊道德亦漸不爲人所信仰。。而報章所載。。遂日多男女離婚之廣告矣。。迨夫共產勢力伸張於武漢後。。益復變本加厲。。而離婚廣告之離奇。。亦爲從來所未有。。敢錄一二。。俾知最近武漢男女兩性結合之自由焉。。

口『這條件的婚姻』。。我倆已於本年五月。。開始在革命職業上共同生活了。。以後倆人中如有一人不革命者。。其餘一人毫不疑慮的馬上脫離。。恐未週知。。特此聲佈。。朱叔闇朱仲曦啟。。

口『章文趙康啟事』。。我倆訂五月五日起。。宣告共同生活。。特此通告。。

口『趙迺德啟事』德根據本黨「離婚結婚絕對自由」之原則。。從前父母包辦婚姻。。應爲無效。。特此通告脫離。。趙啟。。

口『胡尉安聲明』。。「我是我「爸爸媽媽的媳婦。。」「我夫妻名義上的妻。。」的朱小姐瑞英。。現在我倂此名義已沒有了。。十六。。五。。五。。

舊事重提話榮祿

寂

榮祿者。。淸季權相也。。戊戌庚子。。朝局兩次劇變。。榮實司其樞紐。。於滿祚存亡。。影響至鉅。。歿未三十年。。烟消雲散。。世幾忘其人矣。。頃有演太后一劇者。。中多涉及榮事。。謂榮於咸豐帝駕崩時。。參預誅肅順密謀。。並與梅郡主有結婚云云。。於是有以榮之歷史爲問者。。余亦苦不能詳。。茲摭夢蕉亭雜記所敘。。摘錄如下。。

文宗晚年。。肅順用事。。專權納賄。。朝廷滿漢專臣。。均仰鼻息。。新城陳子鶴尙書。。(按陳名孚恩)尤諂事之。。榮文忠之先德。。以護吳殉金田之難。。公以羽林孤兒。。服官工部。。一日內庭某殿忽不戒於火。。文忠隨同侍衛護軍等。。搶先救護。。文宗遙見一衣綠色袍官員。。詢是何人。。御前大臣奎對。。以公名對。。即蒙召見。。並詢家世。。未幾戶部銀庫郎中缺出。。遂蒙殊簡。。時肅順任戶部尙書。。與陳尙書均爲文忠世交。。肅順喜西洋金花鼻烟。。尙書知文忠備有此物。。特向文忠太夫人面索。。太夫人因饋給之。。尙書即轉贈肅順。。並以實告。。肅意未饜。。復向索取。。瓶之數矣。。無以應付。。肅不悅。。以爲厚於陳而薄於己。。文忠好馬。。厩有上駟一乘。。肅亦命人來索。。公復拒之。。綜此兩因。。肅順大怒。。假公事挑剔甚至當面訶斥。。禍幾不測。。公請於太夫人曰。。肅順以薄物細故。。蔑我如仇。。此官不可做矣。。遂援籌餉捐例。。開缺以道員候選。。閉門閑居以避之。。未幾八音遏密。。肅順由熱河回京。。奉嚴旨論斬。。行刑之日。。文忠先往菜市口候之。。目覩其就刑。。特往酒市一醉云云。。以上皆夢蕉亭雜記原文也。。著者爲蒼生人。。即貴陽陳筱石君。。曾與榮祿交誼甚密。。所述即係榮所自言。。其爲事實。。當無可疑。。據此則榮與肅順。。確係仇敵。。惟其時方居閒散。。且尙年少。。(按榮於光緒癸卯卒。。年六十三。。以此推之。。則誅肅順時。。榮年僅二十一。。)能否參預國家大謀。。難於臆斷矣。。又榮妻爲甄綠生輸國(濟宗室懿桂)之女。。亦見夢蕉亭雜記。。未知即所謂梅郡主否。。肅與榮構釁之因。。頗屬趣聞。。近於戲劇資料。。而夢蕉亭雜說一書。。係非賣品。。流傳不廣。。故特錄茲談助。。非斤斤爲攷據計也。。

畢庶澄鎗斃詳情之又一客譚

有濟南歸客。。述畢庶澄死事。。較他報詳確。。因錄之。。

客曰。。畢反青島。。感動謡誨。。不聽。。遷至徐州歸張。。張慰藉。。親爲「發第八軍現大洋十萬元。。槍二萬枝。。張宗昌。」令畢速歸覲綠所部。。畢欣然之濟。。張龍得吳光新電。。機列八字。。「不理軍事。。行同兒戲」。褚玉璞並謂通敵有據。。褚軍在握。。後顧可憂。。張領之。。因畢不悟。。將待渝訪。。參謀長金先五。。師辦款。。金不應。。褚就地籌款。。即返齊。。日比客稅所。。部下報張。。指畢討欽。。率張又密電速辦。。褚更促斷張列命程國瑞。。程辭。。易褚。。褚擒手書。。張疾書曰。「第八軍軍長畢庶澄。。通敵有據。。着即槍斃。。以昭炯戒」。。旣署名蓋章。。褚執諭遂巡曰。。請賜指印。。張揮淚。。承啓官還墨盒。。張忍痛以右拇蘸墨鈐之。。褚立將出。。以查辦溫文爲名。。馳濟。。晤與林省長密商。。即電齊約畢來。。商錢方防務。。畢部尼行。。不聽。。馬文龍自請衛。。率衛隊百。。畢辭。。不得專車。。畢怒。。摑站長頰。。乃闢得一車頭。。掛兩廂車。。遂行。。旣至濟。。歸中開者客車。。囿然無人。。而迎接兵士萁集。。馬諫畢下車。。令速東。。畢笑曰。。褚老友。。焉敢我。。車停。。執馬同下。。由褚副官迎入汽車。。甫出驛。。衛隊撤械矣。。抵錦市褚宅。。見兵士立雁行。。族道一巷。。畢始悚然。。問顧。。馬已縛。。粥鐵辭入廳事。。而槍聲外作。。驚問所以。。左右以走水對。。假頃。。尹德山出張論。。畢失色。。隨尻。。情與褚訣。。尹曰。。褚督辦爲軍長契歉日矣。。無相見也。。又請以電話與金先五訣。。亦不許。。請立遺囑。。許之。。市握管。。尹又忽謂。。必以五分鐘覆命。。請發。。畢慨然離座行。。過庭前。。見馬尸。。就以足。。不動。。乃太息曰。。可憐。。遂就刑。。刑時。。兵以手提機關槍擊之。。一彈中右目。。立盲。。二彈貫齊。。三彈穿胸。。皆不死。。距躍呼母。。以手觸壁。。尹用手槍擊左右腰。。始仆地死。。尹命覓所御海軍服。。及皮鞋諸物。。惟餘褻衣一襲。。鬻尸院中。。蓋以草薦者二日。。醫務處長袁某。。三百金購棺。。以常衣小帽殮之。。厝藥王廟十室。。密往侍餵一拜者。。亦寥寥數人耳。。後由其兄庶沅運柩回籍。。蕭然一棺。。寂寂登車去。。不知爲風流文武之畢將軍也。。

時事漫畫

汪精衛

漢皐歸客談（二）

飛舞

有醫生某君者。。擬由漢口遷居至上海。。然其平日所雇用之包車夫。。則不允解雇。。商之再三。。則云如解雇。。則須多付五個月工資。。蓋失業以後。。殊不易覓得新主顧也。醫生不得已允之。但須自動身之日算起。。因漢滬往來之輪船。。頗爲躑躅。。且購買船票。。須有保人。。一切取締頗嚴。。而某醫生遂遷延不果行。。其包車夫則頻催其主。。彼欲早得此五個月之餘金也。。醫生謂。。何日成行。。必當與汝。。但汝勿報告工會。。以免糾紛。。車夫遷延待數日。。醫生仍不能行。。而車夫不能待。。遂報告工會。。工會之裁判。。則云醫生須多付七個月。。醫生不敢違。。幸而船票已購得。。即日命其車夫搬運上船。。而車夫轉快快。。詢之。。則曰。。我殊悔不聽主人言。。而報告工會矣。。醫生曰。。工會爲汝出力。。而五個月加至七個月。。使何伶。。曰前之五個月。。我獨得也。。今之七個月。。我僅得其半。。則我損失一月有半也。。除爲工會所有。。醫生至滬。。乃告友人如此。。

潛齋瑣錄

亞西客

▲四民不容偏重

士農工商。。謂之四民。。論治者未嘗有所偏重也。。周官三百六十職。。敎士之法。。屬諸大宗伯。。農政市政。。皆屬諸大司徒。。考工則屬諸大司空。。冬官雖亡。。而猶典於府財。。闕農。。通商惠工。。孟子言士願立於朝。。商賈願藏於市。。旅願出於途。。農願耕於野。。蓋四民皆在其中矣。。降及後世。。治法應壞。。而論者仍未之有改。。班孟堅之言曰。。士食舊德之姓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厥後昌黎作原道。。亦兼言四民。。誠以其事不容缺。。其說固不可易也。。太史公傳貨殖。。言農工商虞爲衣食之源。。前文畧引其說。。而未曾及士。。故於此補言之。。士爲四民之首。。古今已成定論。。又豈可以缺哉。。卽敵瑞譯本。。英人之論。。亦謂我國四民之序。。爲確當而不可易。。然則玆事同中西之所同也。。自剷除智識階級之說出。。而國可以無士。。自剷除資產階級之說出。。而國可以無商。。此其意特重農工。。而人民遂岌岌不可終日。。亦假之事爲之不足法。。前文已歷言之。。茲不復贅。。是其前車。。要亦商君之還毒也。。夫商

▲狙公飼狙之故智

莊子齊物論。。狙公飼狙。。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甚矣。。狙之易欺也。。比年以來。。草囚倡言共產。。則人民惴惴焉以恐。。近者忽倡言反共。。而人民又欣欣然以悅。。亦猶衆狙之受欺於狙公耳。。余敢以一言正告之曰。。若輩以利害不相容。。遂以共產仆共產。。非有他也。。彼黨在滬宣言曰。。武漢爲赤俄之共產。。寧滬乃馬克斯之共產。。斯言實爲彼輩所自承。。而廣州滬上運動會。。又被彼因動令解散。。兩事皆見報紙。。反共云乎哉。。是直朝四暮三之故智耳。。其將誰欺。。(未完)

青樓韻事詩　首

一麟

其一　曉粧

盧阿彼女試新粧。。門掛斜奇在夕陽。。雲鬢蹇梁出鮪釵。。劃眉深淺費思量。。

其二　做醮

飲餘紅雨濕腮邊。。嬌媚難支總可憐。。消魂最是更闌候。。嬌倩偎奴傍枕眠。。

其三　纏喉

鵝盧輕鎖倚紗窗。。嚶嚶嬌嗁不離腔。。任爾鈍鋼百煉。。石榴裙下亦求降。。

其四　登眠

悠悠春色日如年。。玉樓人醉杏花天。。提防深宵睡未足。。狂蜂切莫噪床前。。

魔宮秘史（一七三）

陳開八面

▲庚……

伏魔尊者自遞寄

席間諸人。。除化麟外。。咸同聲附和。。予則默然不語。。惟頻搖予首。。一若懊喪至此者。。化麟乃曰。。小李心事。。予無一勿知。。脫彼之岳丈另委他人來者。。彼之行動。。必不能遂其心願。。須知汪君之爲人。。固爲小李岳丈所借重。。實亦爲小李所深契。。雪如曰。。楊君之語殊含混。。吾人難於明瞭。。尙功亦頷首云然。。化麟曰。。予當明告諸君如何。。予立阻之曰。。楊。。願汝勿再以無謂之語告人。。化麟乃默然。。於是告不歡而散。。追翌日之晚。。化麟至尙功寓室。。作更進一步之進行。。至宵深方返。。予尙未成寐。。彼即坐於予床之側。。低聲謂予曰。。再生君。。大佳。。予亟詢之。。化麟曰。。當予入彼室中時。。祇彼一人在內。。初惟與之閒談。。漸談及汝之所事。。予即開之曰。。小李昨夕不歡之故。。蓋因汪君不至。。彼之岳丈。。必將另委他人。。小李固不甘受人監視者。。且彼酷嗜治游。。本無辦事之能力。。若汪君能來。。彼與之另有緣因。。能任其不負責任。。一切進行。。俱有汪君從事也。。彼頷首曰。。今將如何。。予曰。。憑予之意。。彼祇須擇一幹練而有時望之人。。推薦於彼之岳丈前。。一得允許。。即可與所薦之人聲明。。不負辦事之職。。只掛一位重金多之缺。。除事俱非所問。。而受其推薦之人。。果能具辦事之能力。。經濟方面。。固毋須顧慮。。祇須着重經濟。。不患不能巨貲也。。彼領首稱善。。入幾經予逐步進逼。。彼之恐李君意不屬予之語一出。。予即自任爲彼運動。。於是吾人成功矣。。

第四次燈謎候教
昭之慶於釗(叔文主社)
有明一致　(易經一)
陣而秦學淵源紫陽(禮記一)
盟惟有杜司勳　(脫靴一)
環佩空歸月夜魂　(左傳一)
肯銷金甲春農宅　(四人子二)
景吏晏子之宅　(四子一)
兌信不二字糊難　(詩經一)
甲乙不顯露則混癸亦猜　(孟子二)
雨梳紅燈摩託來　(木名二)
耽酒難成佛　(唐詩一)
石家風雨唱驪歌　(唐詩一)
以倍於背　(古人一)
星分野　(古詩一)
(古賦句一)
(毛詩篇目一)
(粵諺一)
全中十五條者贈閱工商日報全年中
七條以上備徵物以酬
雅意函投工商日報編輯部代收四月杪
截止但須剪貼下列之印花方為有效
影淶先生鑒手示敬悉燈謎已截止
各稿因夏抄者三次貴友
不若有歷年之經書一條傳諭
誤猜者為慎漏字一字左猜投
洩字為均者有去書一條譌投
尚析轉告 貴友為幸此區區薄獎也
大安 叔文啟

承典主命貴重物業出投
敢者梳沙先生定期于一千九百廿七年五月三十號禮拜一下午三點鐘在香港都爹利街卑夜冷行當衆拍賣內地段第五百零三號昔臣A字分段第式之餘段同內地段五百八十六號昔臣B字之餘段連上蓋屋宇即衛成道門牌第十二號當衆出投
此出投之物業坐落香港即衛成道門牌十二號此地段現向華民政督批明租期九百九十九年共地約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方英尺每年應納地稅式元二毫六仙
欲知詳細及投章程請問羅文錦律師或梳沙君便知
一千九百廿五年五月十三號
羅文錦律師 拍賣人梳沙 仝啟

時評

特委會為陳孚木洗刷

眞言

昨閱特委會為陳孚木洗刷之公文。祇辯其鞭屍三百一端。關於陳孚木之叛陳烱明系而歸國民黨一節。則全置不談。殆以思想變遷。人所恆有。既能棄暗投明。即不妨兼收而並蓄歟。然此理吾固知之。所不解者。昔陳之叛陳烱明以投粵。則可兼收而並蓄之。今若有右傾分子。背右派以投粵。則陳必極力排斥之。且嚴防右傾分子之口號焉。夫右派既須提防。而向與彼黨為敵之陳烱明派。反不須提防歟。此中是何理由。局中人或能瞭然。在吾人超然的眼光批判。則窃所未解矣。

雖然。蔣中正昔奉第三國際為宗邦。今罵第三國際為公敵。昔罵西山派為非法。而今又有西山派亦可合作之言。伍朝樞昔責蔣氏為專橫。今奉蔣氏為神聖。胡漢民昔為蔣氏所放逐。今又戴蔣氏為新君。夫彼黨之酋等要人。且不過如是。則藐乎小哉之陳孚木。昔罵孫文為國賊。今奉孫文為國父。又何足奇哉。說者謂陳孚木。今之認賊作父者為是。則昔之認父作賊者為非。然今昔之時勢既不同。則賊可父。父又何嘗不可以賊之。視乎何者為利祿所從出而已。特委會不論及此。殆深諒陳孚木之苦衷者歟。

粵聞一

口商船公會籲請勦匪

台開兩屬各輪渡。迭日接到西江匪徒打單信一封。諸多恐嚇。復有五渡被其截擊。傷斃多命。其猖獗情形。為向所僅見。昨特聯請商船公會。請轉呈當道。將沿江一帶土匪勦辦。以維航行。該會接情後。即具呈總司令部暨派軍艦水陸兜勦。茲將原呈錄下。現據台開輪渡聯團主任麥蔭棠具詞報稱。竊敝團聯商同和兩渡。前為賊匪施放水雷炸沉兩渡。又復攔河截擊。傷斃多命。請迅賜轉請總司令暨第四五等軍艦隊嚴勦。以安行旅。竊敝團聯商同和兩渡。前今兩月。慘遭新會禮樂環球堂匪首譚勝陸超等。用水雷炸沉。傷斃多命。後復於十七日利記、昌記、廣安、三渡由鄉出省。下午十二時。駛至順德縣屬扶閭海面。在烏和安磚窰前。突被歪咀將匪黨聚作。張儒。在該磚窰砲樓上。用槍射擊。以致擊斃利記渡男搭客三名。昌記渡女搭客一名。傷男客一名、廣安渡斃女客一名。另敝團十渡昨接沿途匪黨勒收行水。嚇炸[illegible]

口廣州賊案連篇

(十九)

▲蓮花井之強刦　德宣路蓮花井街。廿四夕七時許。警笛大鳴。查該街第三號住客龍樹初、英德人。向在省中經商。昨日因鄉間有事。即離省而去。故宅中僅留其母龍梅氏、及妻龍梁氏、僕婦區四、三人在內。是日下午。龍梅氏偕與使婦區四、前往西關收取屋租。祇餘龍梁氏一人看守。至下午七時三十分。忽有身穿白夏布長衫、頭戴草帽者二人、身黑綢短衫褲者一人、三匪均年約二十餘歲。操本地口音。到門拍門。梁氏即出外詢問來意。據匪自稱名王贊成。係龍樹初之友。頃從英德來省。由龍初托伊等帶信到來。龍梁氏正欲再加盤詰。而匪已拔出手槍恫嚇。勒令婦開門口。梁氏時驚惶失措。遂遵命將鐵閘打開。匪等乃蜂擁入內。將婦指嚇。不准聲張。拚在身上出鐵線令綑等。將婦手足及口綑綁塞住。推入尾房監禁。然後勒令交出夾萬鎖匙。將夾萬打開。刦開中央紙銀毫共一百七十元。金仔一個、金戒指三枚、金耳環一對、二二大金仔一個、大洋十個、廣東銀行銀紙兩個、小童兩個、為時約廿分鐘。即已刦畢出門遁去。事後婦始將鐵線爭脫。奔出門外疾聲呼賊。偵勦警長葉公穎聞耗。即率偵警四處追緝。奈為時已久。匪已無蹤。

▲河南基立村之劏殺　河南基立村附近孖塘地方。發生謀殺婦人案一宗。早昨始由鑿桂鄉人發覺、但時隔一晝夜。仍未有屍親到來認領。旋由鑿桂民團局據情呈請法院派員至檢驗收殮。查該婦人年約三十餘歲、身穿黑布衫褲、內穿白柳條孖衫。赤足。用長逾二寸之鐵釘二口、釘入腦部、而致斃命者。血跡遍體。死狀甚慘、

▲裝帽街之巧騙　廣州市昨發生騙案一宗。情節頗為離奇。緣有騙匪葉瑞芳、又名葉眞、台山人、因其月來頻在裝帽街榮興牛欄店購買欄料。遂與該店司理人郭潤芝結識。葉嘗時自稱向在四邑經營欄材生理、近以鄉間多盜、擬來省組織一規模較大之欄材行。並謂伊隨時可拈一二萬元作資本。擬邀郭代為招股。當時郭以葉誠樸、且已亦應欲擴充營業、故不虞其詐。乃與葉[illegible]

口廣州軍報照錄

廣州政府昨接南京總部戰訊、發出前方捷電三通、發表如下、(電一)頃據第二路第二縱隊鄧師長巧(十八)電稱、職師篠(十七)日在界首附近、與敵張繼部接觸、俘獲敵第一旅旅長劉子斌一名、營連長數名、士兵數十名等語、特電奉聞、總司令部參謀處叩、巧(電二)頃據第二路軍陳總指揮調元十七日亥電稱、職部第二師及第三兩師於十七日下午三時、佔領全椒、敵人許琨部敎導旅、及張繼、郝杜鳳舉所部、完全擊潰、是役斃敵團長一員、士兵數名、俘虜兩團、內有團長一員、營長三員、甚夥、杜鳳舉變裝逃去、又據第四十軍賀繳械軍長巧日報稱、職部第六團篠日佔領瓜埠鎮、六合之敵、聞風潰退、現正督率各部向盤城集東葛西葛一帶、追蹤前進、各等語、特電奉聞、南京總司令部參謀處(電三)頃據第三路鄧師長振銓巧(十八)電稱、職師於巧日午後七時、佔領滁州城、已將滁北鐵道毀壞、向烏衣蚌埠方面警戒等語、特電奉聞、總司令部參謀處皓、

函數十起、限日照交、否則[illegible]、以安旅行等情、據情投請、轉請各軍艦[illegible]、追緝、及其黨羽、連同匪函一束到會、據此、查[illegible]、因勒收行水、以致擊斃男女搭客多人、殊屬異常兇悍。且該匪[illegible]、將來若不及早剿除、將恐成為[illegible]、實貽政府隱憂、擬請[illegible]、合亟[illegible]、迅飭第四五艦隊、並派[illegible]、務將沿途一帶[illegible]、以[illegible]

葉組織商業、距葉忽於前日携某銀行之銀則二張、一張係五百元、一張三元、到榮興店、謂伊現在組織商業、擬向銀行起回銀八百元、作器械經費、但須蓋一店章、始能起欵、因伊所開之商店、均遠在四邑、故浼郭代伊蓋一圖章起欵等語、郭爲人愚直、乃慨然允其所請、代爲蓋章、詎於廿一日、忽有自稱十三行大昌銀店司理之容子衡、携銀則二張、到榮興店、謂瑞芳日前曾携銀則二張、共八百元、賣與伊店、伊店旋派人到香港收欵、方知係空頭、因而不能收欵、但該則係榮興店蓋章者、乃着該店賠欵、當時郭潤芝以葉着伊店蓋章時、係聲明自行前往起欵、且當蓋章時、大昌亦未有派人到榮興店調查、衆以榮興店係小販營業之一種、該店面積、方橫不及五尺、縱計一百元、亦負担不來、乃協同容到大塘街葉家祠尋葉瑞芳、但葉早已聞風先逃、祇餘葉之叔在內、郭當時乃協同容赴警察第一區署、請求拘葉叔到案、着將其姪交出、但守區署不能株及葉叔、因而不允所請、並准容氏所請、將郭拘留署內、着令郭氏賠償該欵、但郭以此事與伊無涉、無代葉賠欵之必要、衆以旣與容頭銀仄、當有出仄人負責、因而不允担任賠償、幷請該區將兩造解往公安局究辦、

□過氣猛人殺妻記

廿三晚約十二點鐘、東山廟前街嘉南堂新六號門牌蒔十八號、三樓住戶馮少棠、忽將其妻葉氏用槍擊斃、情形如下、（兇手之家世）兇手馮少棠、年約三十餘歲、前充某軍營長、曾將其妻擊斃一次、現被擊斃之○氏係九年前續娶三板橋鋪秀新街新五號○某之女、兇手現充於仁汽車公司司理、平素好結交女友、曾因愛情問題、與沙面某洋行買辦、（死者之生平）死者葉氏、貌頗美、現年廿九歲、南海人、有母五人、平日好跳馬打獵、並工跳舞、因交際界之花也、特與舞侶偕行、歸○後、曾生二子、均夭殤、與其夫均染烟霞癖、有從嫁婢一人、（行兇之情形）是晚十一時許、馮正在房內吸鴉片、○氏適舞罷歸來、眠於烟榻上、馮即詰其何以深夜方歸、○氏反唇相稽、謂汝時時兩三點鐘始歸家、不願受下涉我、馮即謂如此我便打你、於是嘈吵起來、其時二婢一僕及使媽輩、正在廚房劏蚝、預備爲伊夫婦二人宵夜、以平時常聞彼二人吵鬧、不以爲意、及聞葉氏大聲說我未死過、繼聞槍聲三响、第一响婦人叫喊、第二響葉氏喊救命一聲、第三響已寂然無聲、兇手旋即逃去、至婢早僕人王洪、急奔赴西關馮葉兩家父母處報信、○母即率其子葉樸卿及戚屬多人分乘汽車、奔赴東山屍場、際晚大哭、○樸卿即偕僕人王洪赴四區十署報案、該署即電請市法院派員檢驗、市法院即派出候補檢察官陸法鈐到場檢驗、驗得馮○氏仰面、左(?)致命一傷、合面脊下一傷、均用金山曲三十八號碼子、傷口均圓圍六分深、碼子在內、驗畢、區署即備文解送此案証人王洪赴公安局、並請通緝兇手馮少棠歸案究辦、

□農廳審核工會要求

廣州工人代表大會日前決議全市工人之急切要求四項、呈請省政府採納施行、經省政府令行農工廳審核、[illegible]（以○代槳）

[illegible]

各屬新聞

博羅

▲埔前村山潦爲災　橫河屬埔前村、連日大雨滂沱、日夜不止、尤以廿夜爲最甚、怒雷迅電、暴雨狂風、有如銀河倒瀉、暴發、（該村在羅浮山之左）平地、深三尺、[illegible]避、被倒塌泥屋三十餘間、壓傷男婦老幼共十數人、斃三人、所有牛羊豬犬牲畜禾稼完全爲潦水沖去、損失數萬、亦一場浩劫云、

南海

▲璜璣鄉二次被劫　璜璣鄉、十八下午三時、被匪洗刦、搶擄七人、[illegible]報、不料廿一夜十[illegible]匪數十人、各持長短槍枝擁入、二次行刦、[illegible]家、臨去時、復將殷富程某數人强擄而[illegible]、各被刦之家鳴鑼告警、鄉人召集大隊武裝[illegible]、匪負隅抗拒、即放排槍向鄉人轟擊、鄉人遂[illegible]、生槍聲密如串炮、鬪門[illegible]馳至協助、與匪鏖戰逾三時之久、擊傷匪徒[illegible]、匪勢漸不支、鄉團奮勇衝擊、匪遂紛紛乘[illegible]逃、程某等幸免被擄、

新會

▲派隊彈壓鬥案　[illegible]莫姓、因築園傢[illegible]縣署、請即派兵[illegible]面定於本月十二日[illegible]辦理間、忽接鍾姓[illegible]、立即派大隊陳營[illegible]部、勸令妥議具結[illegible]

香山

▲清黨運動之糊塗　縣屬共產黨、以第七區爲最多、因楊匏安係該區[illegible]鄉人、此次政府實行清黨、該區人士、紛紛[illegible]前山軍營、意存觀望、[illegible]于該區、觸目皆是、其[illegible]運動、訂于昨廿五日在[illegible]、到者寥寥、公推主席楊[illegible]有該區黨部常務委員楊[illegible]第九區孫國附、所演說[illegible]無誠意、查楊煥卿係楊[illegible]織黨部者云、

番禺

▲貨船幸遇巡艦　廿午、有大貨船一艘、駛經蓮花洋河面、突[illegible]岸旁、貨船水手[illegible]放槍掃射、喝令駛貼、[illegible]過、有水手已被擊[illegible]約二三十分鐘、無法駛[illegible]適之際、適海軍處之鵬[illegible]艦駛至、[illegible]協助放槍、[illegible]向匪轟擊、匪乃紛紛沒命逃遁、[illegible]傷斃匪徒多名、

順德

▲土豪被仇家轟斃　大良西關土豪游寬、前[illegible]不作、關內居民、久已[illegible]、[illegible]前、突被仇[illegible]昏倒于地、至翌晨始[illegible]

東莞

▲兩渡在華陽被刦　[illegible]莞鐵崗渡駛至華陽村[illegible]河面、突[illegible]刧、匪江截搶一空、又[illegible]匪黨在岸上亂槍轟擊[illegible]還槍與匪激戰、但寡[illegible]一空、當時有鄉鄉民團[illegible]傷數名、

▲朱平沙鄉被刦　朱平沙鄉、夏歷廿口早被股[illegible]鄉、[illegible]擄去廿餘人、搶斃[illegible]

惠陽

▲貨船畀匪停擺　東江惠州上游一帶、近日匪風猖獗、河源紫金等處貨船、爲避免危險計、已不敢開行下惠云、

開平

▲沙崗鄉演劇被劫　沙崗鄉中約張姓、聚族而居、鄉民多以耕稼爲業、前因慶祝天后菩薩神誕、僱請樂其樂班到鄉演劇、一連五天、詎爲新興股匪侯成胡金彪等偵悉、懷挾利槍械、詐該鄉名爲觀劇、實則劫擄、殆至魚更三躍、一聲暗號、各匪徒湧出槍械、指嚇團勇、禁止聲張、將該村搜掠一空、最慘者有一老婦年已知命、被之眷目、平日積有三百餘金、用埕裝載、放在暗處、亦爲匪徒搜去、老婦叫苦連天、後經旁人勸解、始吞聲忍淚云、

鬱南

▲都城墟匪黨被圍　梧州函云、昨有都城客商來梧、謂述當時被匪圍刧墟市情形甚詳、特照錄之、查都城墟內禁煙檢查所、有軍隊一排、日前突有匪徒向該排軍士運動彼駐軍來刧墟、請勿抗阻、若得贓物願四六均分等語、當時該軍隊僞爲允許、幷約定刧墟日期、該軍一俟該匪去後、即電德慶縣調軍前來接應、幷暗中通知該墟商團及民團等、届時防禦、乃十七日早晨五點鐘、有匪八百餘名前來劫墟、其中携帶槍枝者祗三百餘名、其餘皆持刀棒、檢查所軍士及德慶調來之軍早已暗伏、當即將匪圍困墟內、商團及民團又從內擊出、內外夾攻、登時將匪擊退、當塲擊斃匪徒三十餘名、擊傷六七十名、現該墟已照常來往矣、又函云、日前都城附近之土匪與農軍、經被防軍擊退、已誌前報、茲查該股土匪自受巨創後、仍嘯聚於附近小村一帶、嘯集匪類、欲圖滋動、防軍聞訊、即集軍隊千餘名、大舉勦辦、由士人引導、將匪四面包圍、然後進擊、匪衆同情頑抵抗、激戰良久、匪勢不支、紛紛四散潛逃、當堂拿獲匪徒與農軍四百餘人、立解返司令部辦訊、

汕頭

▲收繳周瑞芳團槍械　潮梅警備司令何輯五、以此次清黨係政府爲利便北伐鞏固黨本起見、惟漏網搗亂份子、潛逃各鄉、蠱惑無知農民、圖謀不軌、幸經先後撫平、而潮梅治安、亟應派兵鎮攝、以維治安、故特電何總指揮、何總指揮接電後、除派柏天民團外、并派周瑞芳團前往協理、詎料周[illegible]遲不[illegible]、何警備司令以迫不及待、特派參謀長[illegible]前往督促、而周又復遲遲其行、及至翌晨始乘仁安往揭陽、士約千餘人、何司令以其延遲若許、實[illegible]謀軌、特於該團未入口以前、又着何團長全部馳赴[illegible]馬路海乾一帶、下令戒嚴、再於太古碼頭及海岸前均築設機關槍追擊炮、同先派令民生兵艦升火、預備準備、及兩輪抵步時、何司令即派[illegible]參謀等乘汽車往司令部、瑞芳與該團參謀等[illegible]乘汽車到司令部、繼而何司令以其玩忽命令、貽誤軍機、[illegible]移動、實則有其心、周低首無詞、遂將其扣留、並[illegible]分[illegible]兩船士兵繳械、完全收繳、計槍械共千百餘枝、機[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其他軍用品甚多、均爲最新式者、聞事前曾[illegible]潮梅警備司令、派輪二艘往旋門待引、周方允出發、[illegible]呈報總司令電文如下、國急、南京[illegible]總[illegible]、總指揮何、廣州總參謀長李、上[illegible]前敵總指揮[illegible]鈞鑒、師密[illegible]此次革命軍非常手段、肅清反動、潮梅治安[illegible]、當經奉何總指揮電令調泉州第一師[illegible]周瑞芳來汕協助、匪該團延不出發、職以迫不及待、復派職部參謀長[illegible]前往督催、又復遲遲其行、此[illegible]動、殊[illegible]忽命令、貽誤軍機、茲于該團抵汕後、迫將該團[illegible]械收繳、官長扣留、士兵改編、[illegible]於養晨辦理完竣、謹[illegible]請惟衡察、代司令何輯伍叩養印、

瓊州

▲瓊崖鹽務收歸官辦　瓊崖鹽場[illegible]財政部決議招商認餉承包、併規定年餉二十萬元、佈告[illegible]招辦、惟日久尙無商人認足餉額承辦、[illegible]於開標[illegible]收、影響、故近由財部、改議將瓊崖鹽[illegible]收歸[illegible]辦、[illegible]委出孫敦梭爲瓊崖鹽政[illegible]局長、飭速赴[illegible]瓊[illegible]、以重鹺務、現孫奉令後、經將原任[illegible]縣長職交卸、即日出發赴瓊接事云、

揭陽

▲柘林匪勢之猖獗　揭陽東界自[illegible]柘林匪首、被前綏靖會懸紅購緝以來、不敢歸鄉、其部屬楊烏鍋楊五仔等匪衆數百、聚于大港東界、所城兩鄉、[illegible]以小鄉弱姓受其殘害者、不可勝計、如大港鄉黃姓、南山村曾姓、東段村羅姓、盡爲擾亂、日昨長美村劉阿森、楊爲洋、楊賢魚三著匪白日往擄所城、嗣被勒贖八百金、又于廿二夜各匪聚集數百人、前往南澳靖助城首與品三、幸爲保安隊協同各村自衞軍擊退、現該楊姓等匪、與南澳土匪、日夜到柘林村外搶劫、商塲非常冷落云、

工商之聲

茵洞緣（一〇十）

愛曉客

雙蝶（八）

落花無語怨東風（五十）

戎馬書生撰

第十三章　結論

妹妹（七）

紉曾

軍中艷史（六八）

一痕

……睡的。。一點都不幫忙等語。。其中究竟甚麼緣故呢。。桂曰怒是罵老張的。。他一時氣憤。。罵錯了也不定的。。茱曰。。老張都在一塊的工作。。罵他作甚呢。。今天買的被鋪和傢私等。。均是老李借老張的錢去買的。。老張的話。。豈不是有點原因嗎。。桂曰。。恐是老李買來送禮的。。這是很平常的事。。你千祈不要多心罷。。茱莉到底是無閱歷的人。。經他這一番的駁論。。便也無語再去申辯。。但以孤寡雞鳴的人。。入了牢籠裏頭。。如桂巧二人均不在此相陪。。即實不敢獨宿了。。桂曰。。你的事如要快點解決。。不如就在此先結了婚。。逕行通知你的母親。。那時生米煮成熟飯。。雖欲不允。。亦無法反悔了。。

洪荒仙侶（六四）

曇陀羅

……處境爲何如耶。。時影霞秋水之眸。。脈脈含情。。微笑曰。。設假爲彼魔所擒。。亦有死耳。。君言不堪設想者。。殆則有會心乎。。希堯笑而弗言。。影霞忽睨雙頰。。亦不復問。。時已入夜。。小屋主人復來視希堯。。甚其心亦知二人之危。。殊覺懸懸也。。影霞留其共發。。發畢而去。。自是每日必來數次。。每至必巡視籬間。。及左近林中。。若審驗防禦。。偵探敵情然。。久之。。亦無所睹。。而希堯自服藥草後。。創漸痛苦。。數日而愈。。二人甚喜。。小屋主人仍日日來。。或盤桓竟日。。夜深始去。。二人深感其情。。而無由達其意。。殊覺悵悵也

銀紙的經驗（九五）

適芳

方唐靜密了許久。。兀立不動不說。。激得他父親更無名火起三千丈。。

「你啞了麼。怎樣不快說。。不說可以了麼。。你愈不說。。我愈不容你。。」

方唐仍是閉着口。。垂着頭。。一聲不响。。一步不動。。他父親怒極了。。即取了一條大杖來。。突着兩眼。。問方唐願說否。。再不說。。定行打死。。」

方唐仍閉着口。。緊咬着牙』。。一語不說他因已預定一死。。所以什麼痛苦都不怕。。他父親怒極了。。將木杖橫向他身上一掃。。他即應着杖阿呀一聲倒在地上。。身上立現着一條紅紫痕。。仍然閉着眼睛不肯開口說話。。他父親恨極氣極怒極。。恨不得馬上打死他。。于是一棍又一棍。。打得他滿身紅紫傷痕。。他仍是只忍着痛苦。。一句話也不說。。他父親幾乎眞正想再一棍打死他。。幸虧一位看門的老僕。。聽見怒罵聲。。杖朴聲。。呼痛聲。。知道眞又有點事幹發生。。卽忙速進裏面。。見了一個怒氣騰騰。。一個懨懨一息。。卽忙請他主人息怒道。。

『少爺有什麼事。。可以慢慢的教他。。何必這樣重怒。。現在少爺已是懨懨一息。。再是一棍。。恐怕生命不保。。他總是老爺骨血。。把他打死了。。第一于心不忍。。第二老爺的兒子。。只他一人。。他死了老爺的香火便斷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何苦把自己骨肉作仇人看待呢。。況且此處法律很嚴密。。畜生尙且不許虐待。。怎能任意殺人。。若打死他。。恐老爺亦有點不便。。還請老爺息雷霆之怒。。有事慢慢商量。。』

『這樣不肖子。。我決不要他了。。我恨不早多娶幾個人。。多生幾個兒子。。但我現在年紀雖過六十。。或尙可生育。。這種不肖子。。有不如無。。』

中外要聞（一）

梅蘭芳接待英使記

名副其實之敦盤盛會…西人習性之觀察…中國之茯苓片與歐洲之膠片餅…引起國際交通之歷史…珍逾拱璧之令箭荷花

北京通訊、歐美文明國家、事業平均發達、人才輩出、不獨限於政治一途、而一國之「戲劇」、因其爲藝術詞章歷史文物之結晶體、得一傑出之人才、尤足傾動全世界、是以各國有數人物、以及重要團體、偶向他國觀光、所定日程之中、除有若干次遊覽名勝外、必以餘暇、就其國中、求得一二名聞世界之人而過訪之、國之有「世界名人」、其見重於各國者、實與『名勝』同其價值、梅蘭芳久已名聞世界、去歲瑞典王太子之東來、今歲美國克伯屈教授之北上、皋耳梅氏之名、急請登門一見、最近駐京英使藍辛夫婦、亦偕新來華之參贊夫婦若干人親訪梅宅、梅具茗點、款接如儀、點食分涼熱兩種、熱者分列四件仿古盤、均實醬油、或貯什錦燒賣、或貯黃色鬆性之藕粉糕、涼者分列十件仿古器、一曰藍油之淡百乳鼎、二曰豆綠油之淡雷紋豆、三曰仿宋五色油之周公成鼎、四曰紅豆紅之周虔敦、以上各器、分貯各色果餡之奶油雲豆捲、五曰綠色雲油之周魯匹卡匜盤、貯瑩白如雪之雲豆糕、六曰豆綠油之周京姜鬲、貯雲片糕、七曰仿宋黑油之周龍生鼎、貯綠豆糕、八曰綠油帶紅斑之榴紅商父辛鼎、貯豆餌、九曰粉紅油之淡壁魚豆、貯小蜂糕、十曰仿宋天藍油之周魚豆、貯茯苓片、十項涼食、以次交遞、所謂『豆』『鼎』『匜』『敦』『盤』、式如有蓋之香爐、其座附足、蓋古代禮器中之大海碗也、西人習性、向嗜『乾』『鬆』『脆』三者、此十項點食中、合乎上列三條件、而最爲西賓所歡迎者、祇茯苓片一項、査『茯苓片』之製、乃於『白如紙』『脆如通草』之兩薄片中、薄嵌椒鹽果餡、表裏形色、絕似提克斯烈夫國之『膠片餅』、是物在歐洲、以用提克國「爽王沸泉」之礦水製成者爲最優美、德人稱之曰「漚潑臘」、無意義之可尋、可見其由提克原名翻譯而來、非德人所有、物之微、每足引起「國際交通」之歷史問題、此北京製之茯苓餅、原與提克所見者、同爲一物、無可疑也、惟不知創此物者、果爲北京人歟、抑爲西方提克國之人歟、是又將如考証古代造紙術發源地之東西學人、聚訟紛紜、而莫知所止矣、是日中國人士之到會者二三十人、余魏侯琳弟、刁般彩然諸夫人、暨馮幼偉、魏雅庭、刁德仁等而外、尙有齊如山、黃子美、黃秋岳、李釋戡諸人、梅於客到之初、先餉以鶴嶺雲霧之香片茶、繼進黃油之仿古瓷盤、諸各擇取京熱餅點一二事、客於立談之頃、周覽清齋四壁圖書、琳琅滿目、掩映其間者、名花一時名卉、若紅色之令箭荷花、綠葉挺秀如萬年青、莖綠有刺、如熱地之仙人掌、而中護鮮紅之花朵、明燦又如五月之榴、不獨在西方諸國、不易搜尋、求之北京花市、亦復珍逾拱璧云、

劉湘痛殺共產黨之一幕

重慶淸黨案目擊談

共產首領漆南薰伏爲肉醬…羣衆跳城死者無算…踏死者二百人…各國領事向劉湘乞憐

▲肇事之原因　川中將領原有左右之分、而川中國民黨黨員、左右派傾軋尤爲激烈、當劉湘等就職革命軍軍長時、南派即幾乎兵戎相見、惟其時長江一帶國共尙未分家、且左派勢力似較盛、因之川中各將領、無論左傾或右傾、均一任左派所爲、而左派遂乘勢急進成立總工會、組織糾察隊、勢燄日盛、不但操縱社會上各種大小事宜、卽軍事亦隱然須聽其指揮、人民不勝其擾、各將領亦引爲深憂、故當寧漢裂痕一現、而打倒共產黨、遂幾爲重慶軍民一致之趨向、當南京事件發生、寧漢破裂後、重慶共產黨遂決定開排外大會、且將要挾劉湘等表示態度、一致擁護漢口政府、打倒蔣介石、時劉湘等已接蔣介石密令、取締共產黨、重慶各外僑、因開排外大會將打各領事館、與各軍艦、於先一日卽由各國領事率領各外僑到劉湘軍署、要求保護、經劉湘再三勸導、且允派兵到各教堂、各領事館、及各國軍艦以武力保護、各外僑始出署回去、劉湘以時機緊迫、事急勢劣、此於當晚召集各師長在軍署開秘密會議、討論應付辦法、經決定以武力解散排外大會、並嚴辦共產黨、以兵隊改裝混入大會、必要時卽以放鞭砲爲號、以武力將事、翌日、（三月一日）遂竄事焉、

▲肇事之眞相　三月二十日共產黨召集之排外大會、在重慶城內打槍壩集合、地與各領事館毗連、地勢一面鄰城垣、他三面均有短墻圍護、中間之空地、可容數萬人、是日午前八時起、各學校各工會卽陸續整隊到達、市民前往看熱鬧者、亦甚衆、改裝之兵隊著工人服飾、身懷手槍、亦陸續混入、至九時、到會者已在兩萬人左右、比卽由主席宣告開會、說明開會意旨後、卽提出口號「打倒蔣介石」[illegible]群衆中[illegible]隊、大呼「不承認」[illegible]卽起、秩序大亂[illegible]主席台[illegible]轟斃三四[illegible]三四人[illegible]外兩路口[illegible]以出入[illegible]城高四丈[illegible]踏死者[illegible]四十人[illegible]則在一千人[illegible]子爲多[illegible]子與小孩[illegible]

▲事後之情形　[illegible]時傳遍四城[illegible]軍署出示安[illegible]事先已印就[illegible]嚴守[illegible]計以學生死者爲最多、則以女子第二師範、各與各小學校之死者爲最[illegible]師範校長龍邦俊、後亦[illegible]其家屬將屍領回[illegible]各學校之死者、於是日[illegible]方抬埋、至第三死屍尙未領[illegible]各學校紳此巨[illegible]卽撫彼罷課、多數學生[illegible]在此案發生後、卽大[illegible]各黨部、解散中法大學[illegible]工人糾察隊亦[illegible]共產黨黨員及稍有共產[illegible]遠颺矣、

▲各地之波及　自重慶發生此案後、川中共黨大破裂、楊森劉文輝[illegible]各縣[illegible]劉楊之馬首是瞻、起[illegible]於是成都、萬縣、夔[illegible]等處、均有殺案發生、[illegible]劇烈、故外間[illegible]所聞、[illegible]共產黨黨員、亦非少數、

蔣中正極力拉馮

▲馮玉祥確傾左

外傳馮玉祥已就武漢政府所任命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職、是否可靠、現尙未證實、據南京某要人十日太原某處長電觀之、所謂陝西方經派員調解、已有幾成把握、可見馮傾武漢、而有與蔣對抗之勢、已有幾成把握、則尙未妥協可知、該電原文如左、（上略）政府又開聯席會議討論軍事發展、俯籍接濟、肅淸反動軍隊、及一切共產逆跡、對於川贛湘鄂騎墻分子、主張不專恃武力解決、須先派員曉以利害、竭誠疏通、探其眞意是否願遵從三民主義、抑或甘心附共、然後再分別處治之、至陝西方面、經派員調解、已有幾成把握、不致反對南京政府而與北軍事、仍積極擴展、皖中雖告緊急、已有相當兵力足能周旋、絕不如外間傳說之甚、多不符、特達、

吳佩孚取道新野攻鄂

▲于學忠徐壽椿及田部各軍悉聽指揮

北京十五日函云、外電吳佩孚之參謀長[illegible]發下列之電報、吳總司令應各將領之環請、已與各方協妥、啓程赴南陽、此後倘有與吳總司令之電報、請逕拍南陽云云、

久居雲縣之吳佩孚、昨傳已於支（十二日）晨前赴南陽、此行關係當然重大、聞吳於未啓程之前、曾派多名密員分赴山東蚌埠及京津、請各方協濟餉械、[illegible]奉助餉械、督助服裝、諸事備妥、即偕同所部兵力、計有田維勤一萬人、于學忠八千餘人、徐壽椿軍五千餘人、郭振才李鴻翥兩軍各三千人、王維城殘部、改合編制約萬餘人、吳俟各軍到後、將經由新野沿光化襄陽入鍾祥、與豫西聯絡、會攻武漢、豫計實行出兵日期、約在一星期左右、

另一消息、聞吳擬赴南陽後、親率于學忠等、一面進攻武勝關、與關內之田維勤、紀元林、張萬信、吳世子、田公育、及徐壽椿等、遙相呼應、夾攻武勝關、蓋于田等不能戰、退不能守、正苦無人統率、公揮各軍、會同奉軍討赤、實欲合作宗旨[illegible]文（十二）電報告、該部已於眞（十一）日[illegible]向來擁吳、[illegible]前次之附蔣（介石）[illegible]之權宜、如果吳氏重起、楊自可服從[illegible]此次出山、皆爲背城借一之舉、果能[illegible]長江之上游、與直魯聯軍會溯南京、足[illegible]聽云、

韓麟春恐蔣有詐

△請各軍慎防

據某方消息、韓麟春昨日有一佳電致各方、謂蔣介石[illegible]許性成、企圖搆和、係緩兵之計、務宜格外慎防、原文如左、（銜略）蔣中正館詐性成、現因內部分裂、揚州（下有二字電碼不明）企圖搆和、以緩我軍、實則積極準備、別有意圖、試觀駐馬店之戰、近又增兵五萬、皖南兵力、亦不見減、九江故智、行將又施、諸兄轉戰南北、經驗宏富、此種陰謀、諒在洞鑒、務請格外慎防、以杜其奸、而戒不虞爲要、弟韓麟春佳（九日）戌印、

裁撤領館發表

▲共裁去十二處

北京通訊、外部爲裁併駐外領館事、迭開會議討論、前共裁去領事館十二處、計在德國裁去巴黎領事館、在美國裁去列寧格勒領事館、在美國裁去阿姆斯特丹領事館、在墨西哥裁去覃必古米市濱、元山甑、南浦三領事館、[illegible]電令全體館員回國、所[illegible]館辦理、或歸附近之領事館兼理、

豫西混亂已極

△吳佩孚將赴西運城

[illegible]現情形、已誌前報、王振[illegible]雷縣之巨匪改編[illegible]與新安[illegible]縣于後、以致西路八[illegible]日前罪汜人民公電京鄭[illegible]軍隊騷擾太甚、如果二麥[illegible]民將完全同歸于盡矣、今[illegible]吳孚已有離豫之意、其屈大[illegible]至隨吳軍隊、亦有爲張[illegible]祥公已到汜水、與奉軍重要[illegible]勞通、到汜水者、卽明証也[illegible]尙有兩萬餘人、無如軍隊[illegible]其柴雲陞之一部分、尙[illegible]觀音堂一帶、其不願再受[illegible]仍流入匪內者、人數亦不[illegible]西運城醫院發病、軍權[illegible]之軍隊、對于劉柴部曲、

中華鐵血團對清黨通電

[illegible]於民國三年、奉先總理特[illegible]黨賊、皆得而誅、以故團[illegible]後繼、百折不回、死事之[illegible]難者、共有九十六人、先[illegible]危害、謠言四起、人心[illegible]

[illegible]愛國黨員[illegible]繼統府偵緝長、李不願就、先總理面責天德、謂我以生命付託汝鐵血團保護、今你嫌官小不願就、試問倘有人刺死我、汝還有官做否耶、我不委他人、而委汝、知汝鐵血團爲可靠也、於是天德俯首無言、不容不就、自後我團員捱飢抵餓、追隨粿節、服務國家遠官願職、鐵血團絕無染指、人所共知、先總理亦曾稱嘉許、謂敝團爲眞正革命黨、民國十三年、共產黨入寇之始、敝團極端反對、經一度會議、欲將勾引共產黨之人殺却、卒因碍於總理情面、未得實行、今諸公既知共產黨爲危害黨國大事、一不做、二不休、勿爲利誘、勿爲情感、毋使白皮紅心之流、依然戀棧、騎墻半途、遺禍將來、心之所危、不敢不告、區區微意、乞爲鑒恍、中華鐵血團全體團員叩辰箇、







工商

實事小說　茜洞緣（一〇下）

覆時客

黃生曰。與前跋樂之設。惟考試時有之。黃定制然也。且凡附郭邑令。例不得鳴鑼。今乃呵道而行。亦於考試時特許之耳。

生曰。然則考試誠大典哉。設亦已抵貢院。過龍門。度明遠樓。則百貨雜陳。肴饌饘粥。餅菓果實咸備。樓之兩旁。福字爲小巷。號舍以數百計。巷之中。小舍密如蜂房。貢生以巷舍湫隘。乃相偕登至公堂。堂旁之左右各有門。一顏曰文光。一顏曰射斗。兩人乃小憩簷下。須則邑令已下與人內。執事者向小販索錢。其聲喧然。未幾令出坐堂皇。案前置冊。士子凡戴赤緯之冠者。相令擁公案前。如恐不及。許吏旁立。按冊而呼名。唱者嗷然應聲曰有。邑令乃持硃筆而點之。隨應隨點而人。有搬辦不得前者。則攘臂而擠之。迭呼曰有有。害吏或以手援之而入。狀至猥褻。不可以目。黃生笑語余曰。是即所謂入點之高才生也。

生曰。是亦無足觀。盍覓地小坐乎。黃生曰。諾。乃相偕入號門。則號舍在焉。蓋監試及房師之室也。室中列小桌以百計。皆貢院所固有。而諸役設之以收其租值者。黃生乃擇近窗一桌。與生相偕而坐。生命役瀹茗。則以巨壺至。其色綠。可容水二升許。旁置茶甌。則勸然以黑。生渴而啜茗。覺醒穢不堪下咽。旋亦置之。

商人乃探囊出考具。盍諸桌。忽見巨碗轟然。歐聲凡三。生曰。封門矣。題紙且下。乃相偕疾趨出視題。題粘於堂屏。嗤攘擾然。從群頭攢動中。得窺見首題。則固相師之道也。凡六字。（未完）

雙蝶（八）

黃昆偕

李大素典其父者。聞黃蝶女郎言。竟亦無如何。則握拳自撾其頤曰。沈霞卿來。吾必捶之如吾頤。黃蝶女郎笑曰。吾恐霞卿之頭未痛。而爺之頭先痛也。爺今日歸來。胡爲忿恚如此。乃不許沈公子來。

李大曰。蝶何知。實之惱煞人。今日吾飲於酒肆。而遇沈家之僕也。以飛酒人方圍笑我。而謂爾爲沈公子之妻。而沈家之僕。乃岸然獨不認也。且誡我曰。吾勿多言。沈家公子貴人。不配你賤人女。多言。於爾不利。於沈家公子。亦不利也。蝶。你謂是豈人所能忍者。我亦則答之曰。我有女。不患無夫。沈公子亦不患無婦。吾決不以女嫁沈家公子。吾歸途思之不能已於怒。故誡爾勿與沈公子親。雖然。此言蝶誌之。勿以告阿公。阿公者。涉世深而能忍。或不以吾言爲然。吾則血性男子。不能聽人輕侮。而致終身之羞也。

黃蝶[illegible]之。[illegible]其眉蜂而又笑曰。爺多慮耳。誰敢戲侮爺者。此亦何等事。更不容常掛齒頰間。而爺偏喋喋向人語。宜人之侮爺以自取樂也。余不爲阿公言。雖然。爺亦勿更言。此稱羞人自羞之事。而爺不之知矣。黃蝶女郎言既。亞不開李大。翩然出就簷邊摘桑花。而自簪之於鬢。臨清流以照。怡然自得。日爺何必憤怒。盍向此間照清影。可以忘憂也。而李大則已頹然睡將下矣。（未完）

落花無語怨東風（五十）

戎馬書生撰

第十三章　結論

著者曰。「予未自由婚制當舉惡悲染洪寶卿夫婦相敬如賓之情好。以關反對者之口。宣若可以貫徹一夫一婦制之主張矣。乃試驗數年。其考成之事實。竟呈一反對之現象。而著者主張之有力者由。轉爲反對者所窃笑。是則非洪寶卿之情。不能無所悲之心。有所外慕也。癡心女子負心漢。不信然耶。」始慾太夫人藥養。悲染是仲析產別居。家道中落。不復如前之豐厚。悲染陋離其發身處盛之家庭。出而營謀一之貿易。綠葭孝之親。薦任澳門戲院之管帳。與門。烟花商品也。戲院尤爲娼妓員姿弄首之市場。悲染因買官戲分之關繫。結識一福隆街之歌妓。名喚順愛。顏色華麗。解般苗條。亦箇中翹楚也。初不過風出之遊。評頭品足。雖不免借花之宿。倒鳳顛鸞。終盟密誓要盟。誓共生死。悲染誠焉。以商翻身。秦館過客。客況蕭條。脫籍巨金。一時難以卒集。海燕雙棲之願。以待後時。順愛情已專注。奮不得耐。強悲染仗樂師之俠。挾紅拂潛逃。遂仿范大夫五湖故事。一舸飛西子去也。由澳而港。由港而廣州市。順愛既離歌舞榭之生涯。而作抱衾裯之小星矣。

妹妹（七）

細曾

天暗起來。兒子們直挺挺地繞着跟前。好像要什麼東西吹似的。離開床的距離不遠。正燃着一個火光熔熔的藥爐。蒸得室內的空氣更加慘淡。他鼻閉着眼。呻吟的從鼻孔裏噓出微細的氣來。陰羅和黑暗。展開了恐怖的勢力的當中。他的臉色。益發現得蒼白。他眼睛不住地在藥罐裏打旋。心頭已冰凍一般的僵硬了。『爲了他的悲哀。菩薩總該會得救他的。』他暗暗地咕嚕的保佑着那時候。梅英已睡熟了。這小小的靈魂。純潔的。無疵的。幸福已掙開輕飛的翼膀。飛向不可捉摸的世界去了呢。醒吧。醒醒吧。願我們合聽上天。給一縷聖耀的光芒憐憫我們。偶然有一個。因爲打[illegible]的倦態。把頭睡在桌角裏弄痛了。一聲尖剌的傷的痛哭。破顫了全室。于是乎他也在夢裏轉醒來了。過了一些時候。又復靜穆了。聽媽嘶嘶地在發響。鼠在牆外呼號。這時有一種悽慘的神情。聯想的惹惱了他。兒子終是討厭的。在白天裡。只要他的眼睛一疏忽。便偷偷地像囚犯一樣的逃開了。可不正好。母親又病得這樣子。眞是給他們何等的自由啊。這樣陰鬱的五六個月中。佩衡已深受悲哀的激刺。但不使他失望。他是怎樣的對他微笑哩。

在陽春三月的暖和中。妹妹就別了他的丈夫安靜死去了。（未完）

紀實小說　軍中艷史（六八）

一庵

巧容問道。照你看來。究竟有甚麼枝節。我很想聽個明白。桂妹速以目示茉莉。茉莉亦已會意。堅不肯說。桂即以器亂之曰。茉莉的孩子氣。終未曾脫的。巧容你問他作甚。我們肚子餓了。請你先下去催他們快點弄飯罷。巧容素來對于桂妹的話。是奉命惟謹的。即一聲答應去了。桂茉二人。即繼續再談前事。茉曰你剛先聽得老魏的話未有。桂曰。老魏說甚麼話。我尚未經意。請你述來。茉曰。老魏掛蚊帳時。一腳踏空了床綠。跌在樓板上。罵老李道。這床是你睡的。一點都不幫忙等語。其中究有甚麼緣故呢。桂曰恐是罵老張的。他一時氣憤。罵錯了也不定的。茉曰。老張都在一塊的工作。罵他作甚呢。今天買的被褥和傢私等。均是老李借老張的錢去買的。老張的話。豈不是有點原因嗎。桂曰。恐是老李買來送禮的。這是很平常的事。你千祈不要多心罷。茉莉到底是無閱歷的人。經他這一番的駁論。便也無語再去申辯。但以孤寡雞鳴的人。入了牢籠裏頭。如桂巧二人均不在此相陪。即實不敢獨宿了。桂曰。你的事如要快點解決。不如就在此先結了婚。迺行通知你的母親。那時生米煑成熟飯。雖欲不允。亦無法反悔了。

冒險小說　洪荒仙侶（六四）

曇陀羅

小屋主人至希堯前。探手於懷。取枯草一束。去其莖而取其葉。葉狀如芰茸。解希堯之肩肺。而置草於傷口。血立止。且涼沁心脾。痛楚頓失。希堯瞷影霞日。此不知是何藥草。靈效如是。現肩膊已不知痛。一若未嘗受傷者。誠仙草也。影霞亦甚喜。笑謂小屋主人曰。儂感謝足下至于不可言宣。願以白兎一雙爲酬。蓋吾人以鮮血易得者。小屋主人瞪目而視。不解所謂。希堯笑曰。卿亦太饒舌矣。反令彼人疑惑。不如不言之爲愈也。影霞一笑乎兎柵。提二兎。持贈之。小屋主人甚喜。如前法從之而歸。影霞仍坐于希堯身旁。復謂士人之事。希堯力讚其智勇。影霞倒身于其懷。笑曰。君善謔儂。儂殊不喜。嗣後幸勿復爾。希堯撫其髮曰。吾爲誠之言。卿乃謂我謔卿。不亦寃乎。使非卿之智勇。卿必無幸。縱令得生。亦必被擒。幾此肉搏設想耶。吾雖復甦。既不見卿。較死尤酷。卿試思之。爾時吾人之處境爲何如耶。時影霞秋水之眸。脈脈含情。微笑曰。設儂爲彼魔所擒。亦有死耳。君言不肯設想者。殆則有會心乎。希堯笑而弗言。影霞景陀雙頰。亦不復問。時已入夜。小屋主人復來視希堯。蓋其心亦知二人之危。殊覺懸懸也。影霞留其共餐。餐畢而去。自是每日必來數次。每至必巡視雞間。及左近林中。若素驗防禦。及偵探敵情然。久之。亦無所睹。而希堯自服藥草後。臃腫痛苦。數日而愈。二人甚喜。小屋主人仍日日來。或盤桓竟日。夜深始去。二人深感其情。而無由達其意。殊悵悵也。

銀紙的經驗（九五）

適芳

方唐靜默了許久。兀立不動不說。激得他父親更無名火起三千丈。

「你啞了麼。怎樣不快說。不說可以了麼。你愈不說。我愈不容你。」

方唐仍是閉着口。垂着頭。一聲不響。一步不動。

他父親怒極了。即取了一條大杖來。突着兩眼。開方唐願說否。再不說。定行打死。

方唐仍閉着口。緊咬着牙。一語不說他因已預定一死。所以什麼痛苦都不怕。他父親怒極了。將木杖橫向他身上一掃。他即應着杖阿呀一聲倒在地上。身上立現着一條紅紫痕。仍然閉着眼睛不肯開口說話。他父親恨極氣極怒極。恨不得馬上打死他。于是一棍又一棍。打得他滿身紅紫傷痕。他仍是只忍着痛苦。一句話也不說。他父親幾乎眞正想再一棍打死他。幸虧一位看門的老僕。聽見怒罵聲。杖朴聲。呼痛聲。知道眞又有點事幹發生。即忙速進裏面。見了一個怒氣騰騰。一個懨懨一息。即忙請他主人息怒道。

「少爺有什麼事。可以慢慢的教他。何必這樣重怒。現在少爺已是懨懨一息。再是一棍。恐怕生命不保。他總是老爺骨血。把他打死了。第一于心不忍。第二老爺的兒子只他一人。他死了老爺的香火便斷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何苦把自己骨肉作仇人看待呢。況且此處法律很嚴密。畜生尚且不許虐待。怎能任意殺人。若打死他。恐老爺亦有點不便。還請老爺息雷霆之怒。有事慢慢商量。」

「這樣不肖子。我決不要他了。我恨不早多娶幾個人。多生幾個兒子。但我現在年紀雖過六十。或尚可生育。這種不肖子。有不如無。」

中外要聞 一

梅蘭芳接待英使記

名刹共賞之敦煌廳會…西人習性之觀察…中國之茯苓片與歐洲之膠片餅…引起國際交通之歷史…珍瓏拱璧之命箭荷花

北京通訊、歐美文明國家、事業平均發達、人才輩出、不獨限於政治一途、而一國之「戲劇」、因其爲藝術詞章歷史文物之結晶體、得一傑出之人才、尤足傾動全世界、是以各國有數人物、以及重要團體、偶向他國觀光、所定日程之中、除有若干次游覽名勝外、必以餘暇、就其國中、求得一二名聞世界之人而過訪之、國之有「世界名人」、其見重於各國者、實與「名勝」同其價値、梅蘭芳久已名聞世界、去歲瑞典王太子之東來、今歲美國克伯屛教授之北上、早耳梅氏之名、急請登門一見、最近駐京英使藍辛夫婦、亦偕新來華之[?]隨夫婦若干人親訪梅宅、梅具茗點、款接如儀、點食分涼熱兩種、熱者分列四件仿古盤、均寶藍油、或貯什錦燒賣、或貯黃色鬆性之蒸粉糕、涼者分列十件仿古器、一曰藍油之漢百乳鼎、二曰豆綠油之漢雷紋豆、三曰仿宋五色油之周公咸鼎、四曰紅豆紅之周虔敦、以上各器、分貯各色果餡之奶油雲豆捲、五曰綠色雲油之周魯匹卡匜敦、貯鏧白如雪之雲豆糕、六曰豆綠油之周京姜鬲、貯雲片糕、七曰仿宋黑油之周龍生鼎、貯綠豆糕、八曰綠油霽紅斑之榴紅商父辛鼎、貯豆[?]、九曰粉紅油之漢雙魚豆、貯小蜂糕、十曰仿宋天藍油之周魚豆、貯茯苓片、十項涼食、以次交遞、所謂「豆」「鼎」「鬲」「敦」「盤」、式如有蓋之香爐、其底附足、蓋古代祭器中之大海碗也、西人習性、向嗜「乾」「鬆」「脆」三者、此十項點食中、合乎上列三條件、而最爲西賓所歡迎者、厥茯苓片一項、查「茯苓片」之製、乃於「白如紙」「脆如通草」之兩薄片中、薄嵌椒鹽果餡、表裏形色、絕似捷克斯烈夫國之「膠片餅」、是物在歐洲、以用捷克國「奕王沸泉」之礦水製成者爲最優美、德人稱之曰「溫潑膠」、無意義之可尋、可見其由捷克原名翻譯而來、非德人所有、物之微、每足引起「國際交通」之歷史問題、此北京製之茯苓餅、原與捷克所見者、同爲一物、無可疑也、惟不知創此物者、果爲北京人歟、抑爲西方捷克國之人歟、是又將如考証古代造紙術發源地之東西學人、聚訟紛紜、而莫知所止矣、是日中國人士之到會者二三十人、含魏侯琳弟、刁般彩戀諸夫人、魏馮幼偉、刁衛仁[?]而外、尙有齊如山、黃子美、黃秋岳、李釋戡諸人、梅於客到之初、先餉以鎦嶺雲霧之香片茶、繼進蛋黃油之仿古瓷盤、請各擇取涼熱餅點一二事、客於立談之頃、周覽滿齋四壁圖書、琳琅滿目、掩映其間者、多爲一時名卉、若紅色之命箭荷花、綠葉挺秀如萬年青、葉緣有刺、如熱地之仙人掌、而中雖鮮紅之花朵、明燦又如五月之榴、不獨在西方諸國、不易搜尋、求之北京花市、亦復珍逾拱璧云、

蔣中正極力拉馮

▲馮玉祥續佈左

外傳馮玉祥已就武漢政府所任命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職、是否可靠、現尙未證實、據南京某要人十日太原某處長電觀之、所謂陝西方經派員調解、已有幾成把握、可見馮傾武漢、而有與蔣對抗之勢、已有幾成把握、則尙未妥協可知、該電原文如左、

(上畧)政府又開聯席會議討論軍事發展、倘稱接濟、肅清反動軍隊、及一切共產逆跡、對於川贛湘鄂騎墻分子、主張不再恃武力解決、須先派員曉以利害、爲疏通、探其眞意是否願遵從三民主義、抑甘心附共、然後再分別處治之、至陝西方面經特員調解、已有幾成把握、不致反對南京政府而與革命軍爲敵、對北軍事、仍積極擴展、皖中雖告緊急、已配有相當兵力足能周旋、絕不如外間傳說之甚、而與事實具相殊多不符、特達、

吳佩孚取道新野攻鄂

▲于學忠徐壽椿及田部各軍悉聽指揮

北京十五日函云、外電吳佩孚之參謀長蔣雁行、十三日發下列之電報、吳總司令應各將領之環請、已與各方面協妥、啓程赴南陽、此後倘有與吳總司令之電報、請逕拍南陽云云、

久居雲縣之吳佩孚、昨傳已於文(十二日)晨前赴南陽、此行關係當然重大、聞吳於未啓程之前、曾派勞之常等分赴山東蚌埠及京津、請各方協濟餉械、近已接洽妥貼、奉助餉械、暨助服裝、諸事備妥、卽行啓程、據傳吳所部兵力、計有田維勤一萬人、于學忠軍八千餘人、徐壽椿軍五千餘人、郭振才李鴻翥兩軍各三千人、王爲蔚王維城殘部、改合編制約萬餘人、吳俟由各軍抽調精銳後、將經由新野沿光化襄陽入鍾祥、與攻鄂川豫軍隊東西聯絡、會攻武漢、豫計實行出兵日期、約在一星期左右、

另一消息、聞吳擬赴南陽後、親率于學忠部一面進逼廣水孝感、一面進攻武勝關、與關內之田維勤部段國璋、紀元林、張萬信、吳世子、田公育、及徐壽椿、李鴻翥等、遙相呼應、夾攻武勝關、蓋于田等部困守豫南、進不能戰、退不能守、正苦無人統率、公請吳氏出山、指揮各軍、會同奉軍討赤、貫徹合作宗旨、據某方接到于文(十二)電報告、該部已於眞(十一)日下總攻擊令、向廣水進發、而長江上游之川軍、均由楊森統率東下、楊向來擁吳、世所共知、前次之附蔣(介石)不過出於一時之權宜、如果吳氏重起、楊自可服從吳之指揮、加以吳此次出山、曾爲背城借一之舉、果能一戰而復武漢、扼長江之上游、與直魯聯軍會滬南京、足以聳動世界之視聽云、

韓麟春恐蔣有詐

△請各宜愼防

據某方消息、韓麟春昨日有一佳電致各方、謂蔣介石詭詐性成、企圖搆和、保全兵之計、務宜格外愼防、原文如左、

(衔畧)蔣中正詭詐性成、現內部分裂、揚州(下有二字電碼不明)企圖搆和、以緩我軍、實則積極準備、別有意圖、試觀駐馬店之戰、近又增兵五萬、皖南兵力、亦不見減、九江故智、行將又施、諸兄轉戰南北、經驗宏富、此种陰謀、諒在洞鑒、務請格外愼防、以杜其奸、而戎不戾爲要、弟韓麟春佳(九日)戌印、

裁撤領館發表

▲共裁去十二處

北京通訊、外部爲裁併駐外領館事、迭開會議討論、前日方議決、昨晨以部令發表、共裁去領事館十二處、計在英國裁去倫敦領事館、在法國裁去巴黎領事館、在德國裁去漢堡領事館、在俄國裁去列寧格勒領事館、在美國裁去脫里斯領事館、在荷蘭裁去阿姆斯特丹領事館、在比國裁去昂維斯領事館、在墨西哥裁去覃必古米市、加利二領事館、在日本裁去橫濱、元山甑、南浦三個事館、以上所裁各館、該部已卽日電令全體館員回國、所有領事職務、或歸所在國公使館辦理、或歸附近之領事館兼理、

豫西混亂已極

△劉鎮華確赴山西運城

△張治公將改編吳軍

八日開封函云、豫西最近紛亂情形、已誌前報、王振(卽王老五爲劉鎮華之師長、乃嵩縣之巨匪改編)與新安[?]人開仗于前、吳部在靈汜一帶槍殺于後、以致西路人民、對于劉吳軍隊、恨如切齒、日前靈汜人民公電京鄭、懇求速爲派兵往剿者、確爲軍隊騷擾太甚、如果二麥收割後、再無辦法、聞西路人民將完全同歸于盡矣、今日(七日)據某方消息、言吳佩孚已有離豫之意、其屬大之司令部、亦有分別遣散之說、至隨吳軍隊、亦有爲張治公分別改編之議、日來張治公已到汜水、與奉軍重要人員接洽一切、前日鄭州可以通[?]到汜水者、卽明証也、至劉鎮華之鎮嵩軍回汴時、尙有兩萬餘人、無如軍隊陝籍居多、現已多第請假回陝、其柴雲陞之一部分、尙在陝州靈寶以及磁宗[?]阜豪觀音堂一帶、其不願再受餉軍人之苦、回籍洛一帶、仍流入匪內者、人數亦不在少、至劉鎮華本人、則已赴山西運城醫院養病、軍械悉交張治公、惟張則注意鞏汜之軍隊、對于劉柴部曲、尙無一定辦法云、

中華鐵血團對清黨通電

△注意騎墻派

各機關團體報館鈞鑒、竊敝團於民國三年、奉先總理特任爲護黨救國團體、凡有國賊黨賊、皆得而誅、以故團員拚命殺死、無役不從、前仆後繼、百折不回、死事之慘、彰彰在人耳目、計先後死難者、共有九十六人、先總理任非常總統時、反對黨力謀危害、謠言四起、人心[illegible]、先總理面[?]天德、謂我以生命付託汝鐵血團保護、今你嫌官小不願就、試問尙有人則死我、汝還有官做否耶、我不委他人、而委汝、知汝鐵血團爲可靠也、於是天德俯首無言、不容不就、自後我團員捱飢抵餓、追隨陣前、服務國家達官職、鐵血團絕無染指、人所共知、先總理亦曾稱嘉許、謂敝團爲眞正革命黨、民國十三年、共產黨入寇之始、敝團極端反對、經一度會議、欲將勾引共產黨之人殺却、卒因得於總理情面、未得實行、今諸公既知共產黨爲危害黨國、危害三民主義、毅然消除之、敝團實深欽佩、但黨國大事、一不做、二不休、勿爲利誘、勿爲情感、毋使白皮紅心之流、依然戀棧、騎墻主義、遺禍將來、心之所危、不敢不告、區區微意、乞爲鑒恍、中華鐵血團全體團員叩辰皓、

重慶清黨案目擊談

劉湘痛殺共產黨之一幕

共產首領漆南薰伙爲肉醬…羣衆跳城死者無算…踏死者二百人…各國領事向劉湘乞憐

▲肇事之原因 川中將領原有左右之分、而川中國民黨黨員、左右派傾軋尤爲激烈、當劉湘等就職革命軍軍長時、兩派即幾至兵戎相見、惟其時長江一帶國共尙未分家、且左派勢力似較盛、因之川中各將領、無論左傾或右傾、均一任左派所爲、而左派遂乘勢急進成立總工會、組織糾察隊、勢燄日盛、不但操縱社會上各種大小事宜、卽軍事亦隱然須聽其指揮、人民不堪其擾、各將領亦引爲深憂、故當寧漢裂痕一現、而打倒共產黨、遂幾爲重慶軍民一致之趨向、當南京事件發生、寧漢破裂後、重慶共產黨遂決定開排外大會、且將要挾劉湘等表示態度、一致擁護漢口政府、打倒蔣介石、時劉湘等已接蔣介石密令、取締共產黨、重慶各外僑、因開排外大會將打各領事館、與各軍艦、於先一日卽由各國領事率領各外僑到劉湘軍署、要求保護、經劉湘再三勸導、且允派兵到各教堂、各領事館、及各國軍艦以武力保護、各外僑始出署回去、劉湘以時機緊迫、現象惡劣、比於當晚召集各師長在軍署開秘密會議、討論應付辦法、經決定以武力解散排外大會、並嚴辦共產黨、以兵隊改裝混人大會、必要時即以放鞭砲爲號、以武力將事、翌日、(三月一日)遂釀事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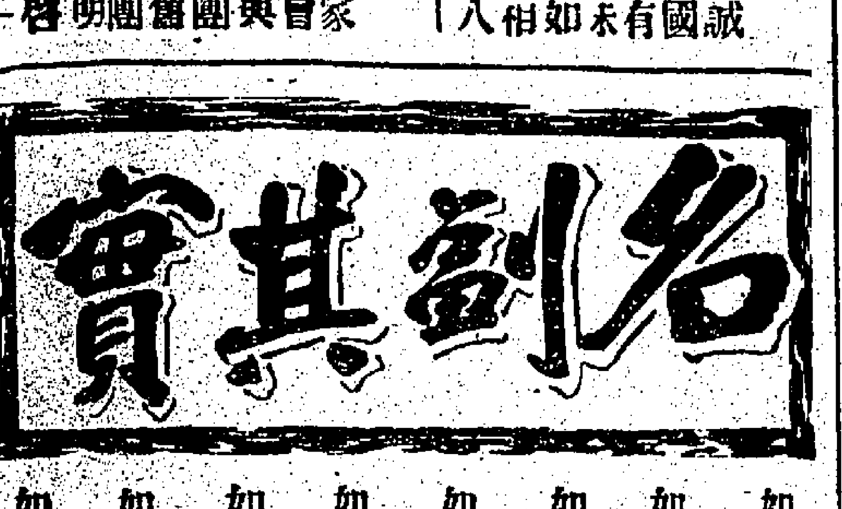
▲肇事之眞相 三月二日共產黨召集之排外大會、在重慶城內打槍壩集合、地與各領事館毗連、地勢一面鄰城垣、他三面均有短墻圍護、中間之空地、可容數萬人、是日午前八時起、各學校各工會卽陸續整隊到達、市民前往看熱鬧者、亦甚衆、改裝之兵隊著工人服飾、身懷手槍、亦陸續混入、至九時、到會者已在兩萬人左右、比卽由主席團宣告開會、說明開會意旨後、卽提出口號、「打倒蔣介石、」……當喊至第二口號時、群衆中有無數工人、(意卽爲改裝兵隊)大呼「不承認、」突聞鞭砲聲、槍聲卽起、秩序大亂、各改裝兵士、出卽向主席台猛擊、向空放槍者亦不少、當場擊斃三四十人、共產黨重要分子亦擊斃三四人、如漆南薰等則當場捕獲、牽赴城外兩路口地方、砍爲肉醬、當群衆聞槍聲、卽四散驚逃、惟以該地只有一門可以出入、逃出不易、多數無法祇得跳城、城高四丈餘、跌死者無算、且前仆後繼、踏死者尤多、統計是役擊斃者有三四十人、踏死者有二百人左右、負傷者則在一千人以上、就中以男女言、以女子爲多、以老幼言、以小孩爲多、因女子與小孩在忙亂擁擠之驚逃中、無力自持、一仆不起、卽難免被踏死也、

▲事後之情形 事既發生、不一時傳遍四城、滿城人心惶惑不定、比由軍署出示安民、略爲工學衝突、北衙告示先已印就、惟工學衝突四字、則爲臨時填寫、肇事之打槍壩地方、則由兵隊嚴守、初不許人往看、午後乃准各死者之家屬、前往領屍、計以學生死者爲最多、而各校之中、則以女子第二師範、各女子職業學校、與各小學校之死者爲最多、而女子第二師範校長龍邦俊、後亦因帶重傷斃命、各學校之死者、於是日午後卽由學校或其家屬將屍領回、裝殮埋殯、其非學生者、至第三死屍尙未領完、最後乃由官方抬埋、各學校經此巨變、人心惶恐、卽無彼罷課、多數學生均相率回家、當局在此案發生後、卽大捕共產黨、解散省黨部、解散中法大學重慶分校、及中山學校、工人糾察隊亦被繳械、凡重慶共產黨黨員及稍有共產嫌疑者、均潛逃遠颺矣、

▲各地之波及 自重慶發生此案後、川中國共兩黨大破裂、楊森劉文輝等將領、亦表示擁護蔣介石、駐防各縣之軍事當局、自惟劉楊之馬首是瞻、起而取締共產黨、於是成都、萬縣、夔府、長壽、涪陵等處、均有殺案發生、惟不及重慶案之劇烈、故外間鮮所聞、(實則各地死去之共產黨黨員、亦非少數)也、







特別紀載

唐繼堯有已逝世說

前任雲南省長唐繼堯、自雲南省政府改組、仍任最高職位之雲南總裁、已將三月、惟以萬端改革、鬱屈成疾、久已移居滇垣北門花園私邸休養、比以病勢轉劇、醫藥無效、聞已於本月廿四日逝世云、（本報特訊）

蔣介石之戰局談

△謂占領北京將在兩三月之後

蔣介石自寧接見外國記者、發表戰局之意見、謂夏斗寅、楊森、劉佐龍皆爲誠摯服從命令之人、此次一致舉兵反共、彼等同志尚多散伏於武漢之間、深信其道之不孤、各路進行北伐、俱有長足進步、但欲達到最終目的、未嘗無多少之困難、余於數日內、必親赴前線指揮、大約兩三月後、北京將爲吾人占領、而馮玉祥確爲南軍之同志、已於第九十六次中央政治會議舉之爲政治委員云、（雪）（本報特訊）

廣州最近之女權運動

△主張廢除多妻與娼妓

廣東總政治部關於女權運動、特於廿三日召集各界婦女各省女權大同盟代表蕃某、提出意見三項、頗饒趣味、（一）總政治部亟宜飭行縣市各機關、努力宣傳婦女運動、其入手之法、以革命軍人爲扶助、以實徹黨綱之眞意、（二）就可能宣傳之範圍內、厲行廢娼運動、誠以娼妓制度之存在、不僅女性恥辱、直與男性之貞潔關聯、故娼妓問題、亟應徹底廢止、（三）多妻制、爲吾國之惡習、須由民衆與軍隊先爲宣傳、以俟全國婦女代表議決禁止云、（雪）（本報特訊）

港聞一

招商局已被黨軍收管

△組織清查整理委員會

（本港特訊）本港招商局輪船公司、因北方戰事、蔓延、所有輪船二十餘艘、多被北方軍閥封借、其中三艘又被廣州扣留、兩艘在汕頭扣留、因是該局之營業、遂完全停頓、駐港分局亦同時受所牽累、已逾二載、遲來該公司經戶派員赴省接洽、扣留之輪船五艘、於本月初一日釋放、該局職員、以爲此後或能恢復一部分航業、藉以補助既往之損失、詎各輪釋放未幾、上海總局中西船員、又因爭薪問題、不得股東之諒解、繼續延長罷工風潮、該局仍陷擱淺、職查該局自被當軍無形中將航權財權管轄、會由國民政府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聚出委員八名、每月由上海財政委員會撥給辦公費一千七百元、擬與船東方面合資協辦、昨日駐港分局已得接該委員會所來宣言一紙、茲照錄如下、「輪船招商局、爲我國唯一之大規模航業機關、創設在日本郵船會社之先、五十年來、絕少發展、而日本郵船會社之航線、已遍佈全球、招商局則依然侷促於長江及南北洋三航路、公司之資產、雖不斷抵押、股東之血本、日益萎縮、長此因循、必致航權旁落外人、股票淪爲廢紙、受其累者、豈僅股東、[illegible]大綱、皆以解決此四者爲首要、國民政府[illegible]對於此[illegible]自當力謀[illegible]政治全權及[illegible]整理招商局事[illegible]國民經濟之道、本委員會堅明招商局事[illegible]社會之利益、[illegible]對公司之資產、當力加保護、原有之事業、當督促維持、股東及社會之意見、當盡量容納、本會委員均不支薪俸、即辦公經費、亦由政府撥給、以示國民政府爲人民服務之精神、至委員會之行動、尤願受股東及社會之監督、如委員會中任何個人、有受賄害公之事實者、一經舉發、証據確鑿、爲黨紀國法所不容、願受人民之裁判、以定應得之懲罰、所望全國人民、與招商局股東、共起指導、羣策羣力、挽已失之航權、立民生之基礎、不負國民政府清理之意、實現總理建國方略、本委員會同人、當努力爲革命的建設之前驅、謹此宣言」云云、港局職員已將該宣言、分送與本港股東云、（穀）

西江輪對船捐之態度

來往港江之七艘輪船、被江門政府勒抽船捐、每艘五百元、以充北伐軍費、已見前報、昨有某船東對訪員謂、港江輪船對於此項船捐、允否繳納、現尚未定、因多數意見擬凡樹英國旗幟之輪、一致暫緩繳納、俟省港船之樹英國旗者、一律照繳、然後依照辦理云、

廣九快車減收客脚

廣九鐵路管理局、現定于六月一日恢復省港直通快車、經誌前報、續查此事、已決定實行、至此次該路恢復快車、爲與省港輪船競爭搭客、將車價大減、頭等減收五元、二等減收二元、三等減收一元云、

港江輪碼頭問題之近訊

來往港江四輪公司之輪船、在江門寄泊之碼頭、因新寧鐵路接辦新人不承認日前陳宜禧所訂立合約、故現目該四輪公司輪船、仍然未有碼頭寄泊、已紀前報、茲聞目下又再增加兩項問題、（一）自風潮發生後、港江輪停止來往、該碼頭即被糾察駐紮、迨後糾察撤去、又爲軍隊所駐、故該軍隊現提出、如該輪泊岸碼頭、須要擇一相當地點著棚、被其駐紮、（二）江門海關提出、每日繳納欵項一百兩、作爲碼頭捐云、目下此事仍在磋商云、

北海輪與天成輪之近況

港梧輪船北海號、前在三水河口沉沒、各情已見前報、昨據港梧輪船員來港者述稱、近來因西潦大漲、北海輪船祗浸腹與煙突、該船之公司、雖派人前往救撈、恐不易着手、大約必須俟潦水退盡後、方能進行、又省梧輪天成號、前年九月時、曾與兩廣輪船相撞於河口、後其船長即將船駛擱於岸邊、以免其沉下、此處即爲河口角尾村海面、凡出入於河口者皆見之、其後該船公司以絞撈匪易、不如俟西潦之至、而聽其自浮、豈意近者西潦大至、而該船匪獨不浮、且幾爲沙坭所掩沒、蓋該船擱於此處、業已數月、及西潦至時、將沙坭沖來、至此而不能去、日日積之、已成一小阜、其右便即爲北江河道、潦水冲來、亦復如是、於是天成輪乃藏之於中、而潦水且浸至三樓、今聞該輪已不能再救、惟有俟潦水退時、掘去沙坭、取回機器與爐而已云、

南洋公司復工佈告

昨日南洋公司工務長潘雨川發出復工佈告云、啓者、本公司規復製造、謹將作工時刻及各部職工、挨次返廠服務、宣佈如左、（一）作工時刻、每晨七點半至十二點、下午一點至六點、（二）五月廿七號、各部職員暨加香切烟焙烟捲烟拍藥揀葉等女工、一律返工、（三）廿八號大盒女工返工、（四）廿九號包烟小盒入盒女工返工、十五年五月廿五日、工務長雨川啓、

昨日股份市情

（本報特訊）昨日本港股份經紀會、報告昨日之股份市情、茲撮錄如下、（香港上海銀行）買盤一千零六十五元、（大英銀行）買盤九十磅英金、（東亞銀行）買盤六十八元、（於仁燕梳公司）買盤二百七十八元、（香港火燭燕梳公司）買盤二百元、（省港澳輪船公司）買盤六百元、（於仁水艇）買盤十四元七毫半、（中華糖局）買盤十九元、（上海船澳）買盤一百零四元、（黃埔船澳）買盤廿二元七毫半、（瑞鏻機器廠）買盤四兩七錢、（置地公司）買盤十四元、（香港酒店）買盤七元、（堪富利士置產）買盤十一元、（上海紗廠）舊股五十一兩、新股廿七兩、（怡和紗廠）買盤七兩六錢、（九龍電燈公司）舊股十二元半、新股七元二毫、（牛奶公司）買盤[illegible]

（香港電燈公司）買盤十五元二毫、（香港電話公司）買盤二十一元七毫半、（香港電車公司）買盤二十九元半至二十元、（屈臣氏大藥房）買盤十一元、（明）

〇〇理藩院長嘉許港督

廿五日倫敦電云、理藩院長布馬利君赴歐倫拿俱樂部宴會、席間述及英屬各處之進步、又論及香港昨年之時局、謂政府以公平與戒備之方法、打消罷工風潮、港督金文泰與其部屬等於處理此事、深爲本院長所嘉許云云。

〇〇英國理藩院之賀電

昨日英國慶日、港督昨接理藩院長來電一通、電文如下、在倫敦集議之英屬會議、對于國慶日慶典、特致電與港督及香港人民和賀云。

〇〇澳門第三次賽馬消息

澳門馬會自成立以來、進行甚爲順利、所有看臺及售票處、均已大加改良、近復由漢口上海中國馬主、運來新馬客四、將在本星期六及星期日、參加賽事、香港馬主亦已運到良駒五匹、參加助興、際此長夏、舉行賽馬、尤屬及時樂事也。

〇〇本港唯一之消暑處所

天氣漸趨炎熱、本港地狹人稠、每苦無消暑處所、頃查威靈頓街之南園酒家、四面通風、地方雅潔、且風扇之多、堪稱第一、近更於天臺加設隔熱紙、雖於炎威烈日之下、亦無些少暑氣、誠吾人夏季之唯一消暑處所也。

〇〇陳宮鐸已引渡上省

（本報特訊）前日被本港政府扣留之陳宮鐸、已被認出其確爲古兜山著匪、前日廣州政府、已派出委員四人、携帶公文來港、謁見正醫察司、意欲提解歸案究辦、聞昨早已由該委員等會同警差將陳宮鐸押解上省云。（毅）

〇〇艇中謀殺案續聞

永樂碼頭附近有客艇一艘、於本月二十三號晚、該艇灣在旺角避風塘內、爲差人發現艇中有血跡并頭髮、而艇妹羅郭二人失蹤、并艇中之首飾值一百八十七元、亦已失去、當時疑是有二搭客、將彼等謀財害命、已迭紀前報、昨日警察在青洲海面、撈得女屍一具、年約十歲、身穿黑布衫褲、頸部有二傷口、似用刀刺傷者、故疑係該艇妹中之一、現已將之舁入殮房、今天招其親屬前往認屍云。

〇〇電車與貨車相撞

昨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鐘、上環平安碼頭之電車路軌上、有一苦力推貨車一架、由西而東、當抵至該處時、其後有三十三號電車由東而西、電車司機一時不能將車制止、竟撞擊該貨車之尾、當堂將貨車撞落海中、所幸附近苦力預先走避、不致傷及人命、後由司值印差將該苦力拘獲、聽候發落云。

〇〇何故被人刺傷

昨夕十一時許、壽仔海傍街、有一年約二十許之男子、被人用刀割傷其胸首兩部、事後由警察將傷者舁入國家醫院調治云。

〇〇金舖失竊

上環大道中三百零六號寶昌金舖、昨日失去金耳環金鈪等、共值銀一百七十元、聞已報案、但此事發生後、該店有一學童失踪、現頗疑之云。

〇〇船政署佈告兩則

船政署佈告、自一九二七年六月一日起、至再有佈告爲止、彭薄（譯音）小渚之附近、行將浚河、但以三杉柱立之爲號、日間懸掛紅旗、夜間懸紅燈、航行者經此、頗有危險、故特警告各船長、駛至此處、必須慢行云、又佈告云、六月三日爲公衆假期、由是日起、至四號止、所有考驗船長及大副之事、均行停止云。

〇〇業主與住客轇轕案

林炎謀陳棠二人、控大阪商船會社于案、關於承批租屋事、原告由活正臬司提審、原告由林打狀師、被告由些路頓狀師出庭、原告謂一九一八年八月十六日被告租賃麥當奴道一連三間住屋、訂明六年爲期、并有續租四年之取捨權、至一九二四年四月七日、原告買受該屋、今請被告聲明自動的執行續租四年之取舍權、若是則被告仍爲住客、或聲明逐年租賃、并要賠償損失一千零一十二元半云云、林打狀師謂被告否認執行續租四年、祇謂該契約乃由上手業主與山崎氏訂立者、被告不過按月向山崎氏轉租而已、不知山崎氏并大阪商船之司理、并代該公司訂約、是則承租之人乃是被告、又被告嘗請原告遵照租批、修葺住屋、達一千餘元、使被告乃按月批租之人、何得直接請業主修葺屋宇、該屋自上年九月五日至今并無別人入內居住、因原告以爲該屋尚由被告租賃云云、（此案未完）

〇〇新嫁少婦服毒案第三次研究

大道中一九八號永綸與上海庄少東譚少儒、（昨譔兆元）娶妻謝氏、因服鴉片斃命一案、經兩次由連裁判司開堂研究、有陪審員三人到堂陪審、譚宅延布士杜朗律師、死者生父謝君約羅文錦律師到堂觀審、并訊詰各關係証人口供、此案研訊詳情、經兩次刊載前報、昨日下午二時一刻、連司第三次復案繼續研訊、有國家醫院威靈泰醫生上堂、謂死者謝霞、于三月廿一日入院、即日下午逝世、翌日曾將屍骸剖割、取出全副腸臟、留交政府化學師察驗、查此女入院、已不省人事、至逝世時、絕未蘇醒、是晚已決議將屍骸剖驗、但聞書記言、死者親屬有加以反對、惟翌早則又贊成云、醫生又答布律師之問曰、當日下午二時、到診視此女、即已知係服毒、查此女斯時瞳人放大、牙關緊閉、心脈極弱、雖加以人力呼吸、亦覺無效、凡服鴉片毒者、其瞳人初必縮小、氣絕之後、則復放大、料此女所服、其量過重、約達二十格蘭姆、故其瞳人呈此狀態耳、羅律師詰之曰、據化學師前日言、如服鴉片廿五至三十格蘭姆之重量、于二十分鐘、即失知覺、然乎、威醫生答曰、然、但至小時方失知覺、間或有之也、述畢、官職傳死者舅翁譚聘儒上堂、據稱乃永綸與上海庄東主、其正室已四十餘年、娶有繼室盧氏、已廿餘年、向在鄉間居住、即亦有來港、次妾何氏現卅七八歲、亦于廿餘年前所娶、死者之夫、乃次妾所生子也、向來跟隨余在港住居、去年十一月初八日、在省娶媳、即死者謝霞、媳事既畢、余先回港、在省家事由次妾主理、至今年三月、他等乃返港、余對于此媳、本甚爲鍾愛之也、官詰之曰、自汝媳抵港、聞曾屢欲歸寧、但不幾允許、有此事乎、曰、然、因死者庶母時方分娩、俗例新嫁娘初次歸寧、最忌此事、須俟其彌月之後、乃許之耳、譚續供曰、計數月以來、見他亦甚歡樂、顧其體身羸弱、常患氣痛症、每病發則服食藥丸、亦習以爲常、此種藥、乃其父給與服食者也、向來未聞他有告訴不滿意其姑之事、當二十日、余方起床、聞家人言媳病又發、時中醫李伯淡已到、與之診脈、方始命僕婦至濟世堂配藥、市藥歸來、余尚逐味點視、然後命人下炎之、其後余下樓、藥之整備、及媳服藥等事、余概不知見、迨午間復因事上樓、余在房外、見他返抵其床中、余即搖電話召醫生、余初次下樓時、約在上午十時左右、四樓既有媳婦及練僕小兒等在、次妾斯時亦因有病出外診脈未回、華人妾則在隔鄰、四樓兩層固相通連者也、未幾、王子傳何樂琴兩西醫相繼至、略一診視、即謂須立刻舁病者入國家醫院、媳未嘗有言係染何病、於上午二時乃將之舁入醫院、余與子均偕往、余候至三時許回家、子則于媳死後即行歸報云、官詰之曰、今據化學師言、死者所服、有鴉片四分之重、此何故也、曰、不知、他究于何處得鴉烟、亦不知之、自他歸余家以來、未聞他有食烟事、但他究因何事乎此、則不知矣、譚續答官之問曰、余本嗜烟、日常購有錢入庄烟十盅八盅之多、貯于三樓書櫃內、櫃匙余自掌之、必無人能取之者、四樓爲住宅、向未放置洋烟于此、且櫃匙時在余身、余敢誓之也、當是晚子由醫院歸報媳死、謂要剖驗屍骸、余等未嘗加以反對、憶未入醫院時、亦無人反對舁其入院、至此辦理本案之布律師、向官說是晚証人曾偕其子赴偵探部、稱將不舉行剖屍等語、惟證人否認其說、祇稱其子被傳去署耳、譚又答布士律師之問曰、書櫃內藏、不獨洋烟、且有銀物、媳性情沉默、常具笑容、每晤余亦必笑臉相迎、媳本有近身僕婦一名、自媳死後、此婦曾因病返鄉去矣、復答羅律師問曰、此僕婦爲媳近身僕之第二人、嘗他同鄉者、已病重、尚須人扶持下輪而去者、余每日吸烟約三錢、係現洗貨、又曰、三四兩妾已死、第四妾係因分娩消產、任本身亡者云云、官訊至此、命押候星期一下午覆審、當傳譚宅次五兩妾上堂問供云、

〇〇再訊永安輪船被控案

港江輪船永安號、前者被控於星期一落貨、未有領取憑照、有違定例、船政官命押候星期二日再訊、屆日該船船長勿頓上堂、適是爲英國國慶日、乃改于昨日、船長稱該項乃水客之行李、非是貨物、向無收取水脚者、又曾着各該水客、不可於星期日携帶行李前來、可須早於星期六日、但各人以係星期日開行、仍循早帶來、則無人看守等語、後又有該輪之船東書記、及看更人次第上堂、均稱此乃水客之行李、向無收水脚者、且所指之貨物、均與貨物不同、如麵粉及米等、均少有數十磅一包、米則一百八十磅、今所指之貨物之麵粉、祇得二十八磅、而米則數十斤等語、官問、每次共有不收船票者如水客等、共有若干人、答稱約有百人、又答官之問、謂此等人、是無受工金者、余船招接貨物、及爲搭客之嚮導、搭客之給以茶資云云、主控英差稱、如係行李、本應自帶、但當日彼所見者、係有街上苦力八名、由運下船者、另抵船上、放之于一大堆麵粉之上、如果係各人自帶、則當放之身傍、以便看守、譬如有麵粉二百包附寄、而該船則有百人、只不收水脚、可携物件、不作貨物計、則可令每人持兩包而下船、是則星期日可以不取起卸貨物之憑照紙可云云、被告所延之律師辯論畢、官判罰款二百五十元、按星期日取起卸貨物憑照、以永安之船而計、當納費一百二十五元、今罰二百五十元、即加倍計也、

香港萬善施棺贈藥會捐助小引

[illegible]

古尾架埠來函照錄

華興藥行主人先生鑒、[illegible]德生慈神、咳嗽神之、付憚求進已選、矣之得頓是丸寄效劉冏喚跋藥、有敢、所免長故六欵撫之閣奈以、惟數者、特賜咳、咳飲由比才報何求殆十年、[illegible]

英屬古尾架埠永盛行周仲朋上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號付

聲明告白

[illegible]

德隆欄司事人鄭乃秋謹白

承典主命貴重物業出投

敬啓者、梳沙士生定期于一千九百廿七年五月卅一號即禮拜日下午三點鐘在香港都爹利街中華夜冷行當衆拍賣內地段第七百三十三號背後A字分段第一連上蓋屋宇、即禮信山道門牌第二十五號、當衆出投。

計開

此出投之物業坐落香港即禮信山道門牌第三十八號此業、憑一官批管業批期九百九十九年、由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六月廿五號起計、該官批係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四月拾四號由女皇城多利亞給與康君爲其他約有一千九百四十七方尺英尺、每年應納地稅拾五元正、欲知詳細及拍賣章程、請向羅文錦律師或梳沙君便知、

一千九百廿七年五月十三號

羅文錦律師 拍賣人梳沙 仝啓

保太水火保險公司 拿平燕梳有限公司啟事

啓者本公司向托喇臣大昌及捷記等洋行爲香港代理歷有年所、各士商惠顧擁躍投保、殊深感激、今因擴充營業起見、特設支行於中環華人行一樓（電話總局三五八三號）請林君賜顧請移玉步或與本公司華經理林君次明（永樂街一百七十九號二樓）（電話總局一四八七）接洽亦可

總司理安德臣啟

▲劇場譜

利園	利舞臺	太平	曾慶	新戲院
潮州新賽天	日演 寶大劇團	新中華	日演	大羅天
日演 潮州新劇	夜演 七煞八敗	日演 夫婿作冰人 夜演 通羅揚北	夜演	日演 漢武走南關 夜演 呆佬拜壽

▲畫片譜

皇后	新世界	長樂	第一	香港	青年會	西園	廣智	景星	新戲院
風流騙子七本	詼諧老嬰兒八本 笑片	德國情戰八本 名片	傑頓西遊記七本 笑片	快哉此風九本	世外桃源七本	平原馬俠第六七集 好笑諧畫四幕	中國戰亂世英雄	白手成家七本	

▲歌臺譜

樓名	日唱	夜唱
多南		艷芳 月英 / 秋好 月好
時樂	演戲	靚玉 奔月 / 梅影 翠芳
武彝	妙玲鳳影珍珍	灑芳 翠姬 / 佩珊 湘文
聚豐園		碧蘇 佩珊 / 秋好 奔月
如意		佩珊 月兒 / 翠荷 秋好
金山		梅影 燕紅 / 湘文 月兒
先施天台		佩影 九妹 / 耐冬 梅影
三元	妙容碧蘇雪秋	
岐山		秋耀 瓊仙 湘文 梅影 / 燕紅 秋
高陞		瓊仙 湘文 / 月兒 瓊仙
馬玉山		佩珊 鳳影
多寶		雪秋 碧蘇 / 燕燕 翠荷

中外要聞　二

黨軍總部嚴緝共產黨

△派員來滬檢查郵電

上海函云、前據總司令以共產餘孽、近日在滬上暗肆活動、漸形猖獗、據調查所得、若輩進行手段、異常秘密、滬上私設機關有數十處之多、搜索異常、難於破獲、並聞漢口共產政府亦已在滬租立軍事宣傳機關、將江浙各地軍情、時時報告共產政府、漢口方面亦時有大宗秘密文件及宣傳品、暗中運滬、爲防患未然計、除電令滬上各軍警機關、按址緝拿、歸案嚴懲外、一面復委特派員至滬、加嚴檢查郵電、所有由漢寄滬或由滬遞漢之郵電、均須拆封檢視、藉遏亂萌云、

駐湘鄂全部黔軍攻武漢

南京快信、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軍長兼第六路前敵總指揮李燊、統率在湘鄂黔軍全部、共四萬人（聯袁祖銘所屬全部）東下、誓於最短期間、肅清兩湖共產派、日昨其駐甯辦事處、接李自巴東拍來刪電、略謂、月初奉命迴返部中、即日出師、聲討武漢僞政府、現已聯合楊（森）夏（斗寅）及其他友軍、進攻武漢、前鋒已過宜沙、分路進襲、以我軍四萬之衆、合友軍當在十萬左右、肅清共產黨、直指顧間事云云、

顧閣尙可敷衍過節

北京通訊云、關於內閣改組消息、暨其他政治上重大事件、連日傳之甚盛、雖顧維鈞在實質上已無支撑能力、早思擺脫首揆之職、只爲外交總長、但端午節關、距今僅三星期、彼有繼任希望者、皆不敢於此時登台、自尋苦惱、故顧閣雖至窮途末日、亦猶不能不設法渡過難關、且成爲無人爭奪惟我獨尊之局面、此爲目前政界之實狀、固非有何方勢力使之如斯者也、至於奉方進行政治上各問題之說、一方亦與此種自然的局勢有關、他方則爲軍事上之進行、尙未達豫定之目的、故事勢上北方政權、早成爲非奉派出膺難局不可、亦猶不欲實然出面、擬個中人言、連日外間頗傳奉方將於政治上用實際的功夫、實則其幹部在一月以前所擬定之方針、早已決定在當初豫計之目的、即豫局未完全底定以前、對於其他不關緊要各問題、暫不與聞、是以所謂最高問題內閣問題等等、接近之人、容有爲未雨綢繆之舉、而在奉方本身、則確未過問、且亦無暇問政也、職是之故、關于內閣之事、雖因顧維鈞方面迭有消極表示、迫得不能不略爲設法、然亦拾一面物色替人、一面則極力勸勉顧氏量力勉任艱鉅外、別無良圖、至於靳雲鵬組閣之議、奉方雖非反對、然以有上述理由、亦不便出以積極態度、大部份惟聽靳氏自身籌畫、如彼自認確有把握、可以一試、奉方自無不贊成、如其認爲尙非其時、則亦不欲强其所難、是故還來內閣消息、一起一落、其關鍵多在奉方以外之人也、又據接近靳氏者傳出消息、靳自居京寓以來……關係、所接洽者、十之八九……人物、彼本人則殆每日往順承……張總司令、所談內容、除有時涉……大部關於備餉之事、有時則作消……

奉方對政局態度

△楊宇霆來京後當有進展

△吳晉對人之重要談話

北京通信云、關於內閣問題、外間有種種傳說、今日午間、因第三四方面軍團部、有一電話致國務院、詢問院中所轄機關名目、外間亦謂奉方將接取國務院、實則內容不如此、蓋與前此調查國立九校預算相類、因近日院中窮極、使一般差役不能度日、如日昨該院庶務科長潘宗瑞、擬發給茶役以二成伙食費、仰令各自謀生、各茶役以尙欠三月工食費、不允照辦、類此之事、殊於政府體面及中央觀聽有碍、奉方今日既於北方爲實際的權源所出、自不便聽其長此如斯、所以有調查之舉、蓋欲設法救濟之耳、惟據某方消息、所謂最高問題、奉張本人雖雅不願過問、並囑左右毋得招搖、然各方則以張既爲北方事實上主權者、則名義上之事、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不特於張本人人格地位無礙、且於對外方面……有力之便利、是以依然活動不已、……服從事於事實的運用、且有待楊宇霆……來京後、即可爲相當進展消息、誠以事勢均已到可能時機、各方面之爲此、不過稍加力量促成之而已、而奉張本人、則似居於局外地位、又據本日安國軍外交處長吳晉氏對某君之談話、亦明白答以最高問題在謀畫中、並謂此事之成爲問題、屬於必然之勢、不久當可實現、惟其實現之手續日期等等、則未有明白表示、但謂張總司令本人、則實不願有所喧傳而已、可知其中進行之大略矣、吳氏談話、尙不止此、對於時局上有關之事、亦曾大略提及、即（一）奉張出巡之事、須楊宇霆來京、有人在京坐鎭、然後能實現、大約楊氏到京後、不出一星期、當成行也、（二）楊宇霆出關後、現已將關外重要政務、辦理略有頭緒、明後日或可由奉垣起程入京也、（三）外間組織軍務院政務院之說、乃屬未來之計畫、此時尙談不到、（四）張宗昌來京說、亦無其事、目前彼無來京必要也、（五）南北妥協之說、在勢非不可能、如蔣介石果能徹底的反對共產、即可使其接近、惟目下尙未有何等進行、外傳種種、揣測之詞也、（六）取回天津英國租界事、現正交涉、雙方意思亦尙接近、不日當可實行收回、（七）中日間之長安丸交涉、不日亦可和平解決、雙方均甚了解、現時並已由外交部負責辦理、安國軍方面未嘗過問也云云、吾人觀此、則時局之內容、暨奉方對此之態度、未嘗不可窺見一斑、國人留心此等事者、可作參考矣、（五月十四日下午）

……內閣之事、至今猶未有深入之談論、一方則靳氏自身、鑒於目前政局之不易支持、財政在節關未過、尤爲棘手之事、故亦不遽作登台之想、前日所以有新閣在節後始實現之說、蓋近事實者也、又據某方密訊、靳氏組閣說、現因有某項原因、又轉趨消沈的方面、如無特殊必要、誠恐將來未必果成事實、惟靳氏本人對此、則仍進行甚猛、日來早夜活動尤爲積極、其左右有相當力量之人、暨表同情者、亦頗爲分途進行、今日且有登台後、對於財政、確有相當辦法之喧傳、謂前傳可籌四百萬者、尙非其實、實際上靳氏此時自認確能籌得者、不止此數、至少當有八百萬元之度、且擬以爲政費、臨時軍費、又別有籌措之方也、前傳潘馨航將組國家黨事、據云與此等問題、亦不無關係、倘使新閣能成、此黨之組織、亦必較有把握、蓋一方可爲新閣帮忙、一方於未來之政治上、亦可爲奉方助力、弼成稍近理想之局面、則不獨北方一隅之益、並可擴充之、使爲全國有裨之局勢云云、姑誌之以待再查、（五月十三日下午）







